

皇

明

史

概

皇明大事記卷之三十一

朱國禎輯

平田州蠻

廣西諸土酋岑氏最大姓同而派雜各有占地惟田州稱府最大其餘諸州皆岑氏主之通婚姻互相吞噬蓋夷俗然也洪武元年始祖木納罕與田州知府之祖岑伯顏來納印請命

同時有永安府知府岑漢忠等

卽仍舊官其二云岑彭

後者弘治十八年族人岑九仙之說奏于朝兵部尚書劉大夏駁還之大約酋本姓岑而其地故有鎮撫彭宗與保靖宣慰通族雄兩江間人合稱曰岑彭

中國

人知書者逃入其中謬爲口實岑亦喜附名將後認爲祖詭而緣入者在在皆是非其實也自伯顏至正統初幾七十年知府事者岑紹兵頗勁數聽調效勞思恩知州岑瑛討賊亦有功加田州府知府銜仍掌州事瑛輒欲兼管田州府事與紹交惡具以事聞下總鎮及監司議處安達侯柳溥等請陞州爲府俾瑛紹各守地方以杜侵奪事在正統四年十月二府並設夷俗終以田州爲重亦其地勢如此久之紹奏幼子鏞嫡出當襲頭目呂趙挾庶子鑑奏襲事下所司柳溥謂父命已定安得復變鏞乃得襲紹德之致千金爲謝却曰我世臣也豈

因此爲利汝殺賊報國足矣方征徭賊黃公萬廣等紹  
親率土兵力戰有功紹旣老趙擁兵自恣逐鏞于外督  
府不能制令鏞寄駐省城鑑遂得襲趙于是縱兵攻破  
鎮安奉議南丹向武等府州上隆思城上林並受害復  
爲鐵鈎吊掛之刑販鹽僞稱名號私通交趾復夜殺鑑  
旣而鑑子玳亦死趙遂以幼孫嬰冒玳名襲巡撫葉盛  
會兵以討執趙誅之鏞得復襲成化元年泗城州土官  
岑豹攻上林長官司殺土舍岑志威滅其族奪印占境  
十二年岑鏞率岑瑛等從征斷藤峽力戰有功 賜誥  
命鏞卒于溥襲十六年爲頭目黃明所逐奔思恩兩省

合討明斬之乃得復歸弘治三年五月思城州土知州岑欽攻破田州溥奔投督府同時泗城土知州岑應豹之子也復奪據上林長官司及貴州鎮寧等處十八城黨于欽殺擄二萬六千三百餘人與欽分割田州官軍往討欽出境迎敵敗走應復授之入城巡撫秦紘奏請調貴州湖廣官軍士兵會兩廣漢達兵勦之兵部言兵不可輕動惟令守臣諭應令其縛欽自贖必不得已再議時紘已親督兵入田州以溥歸府留軍二千爲防朝議謂兵寡再委都督馬俊按察使陶魯各帶兵割近地爲聲援諭欽使出事乃得定十二年溥爲其子琥所殺

一日河溥二子獠長失愛變作諸土目不平圍之獠亦  
自殺次子猛方四歲溥母岑氏及頭目黃驥護赴總鎮  
告襲歸至南寧頭目李蠻遣兵來迎驥意蠻欲分已權  
怒之殺其使蠻不顧迎猛至舊田州驥懼誣蠻將爲變  
蠻訴于總鎮調思恩土知府岑濬率兵同送至府濬受  
驥賂納其女約分府武龍等六甲地遂携猛去至思恩  
困之事覺委副總兵歐磐等攝濬久之乃出猛發省城  
寄居請于朝蠻屯兵自守待猛得奏猛襲知府驥濬怒  
要泗城州土舍岑接東蘭州土知州韋祖宏各起兵攻  
蠻接兵二萬人先入田州燒劫遂據歸順祖宏兵五千

據富州殺掠驅溺水死者無筭攻舊田州遂據之蠻逃去副總兵歐磐叅政武清等詣田州勸治遣兵護猛還府瀆懼匿猛于家先是瀆築石城於丹良莊屯兵千餘人截江道以括商利官毀之瀆以兵拒不從會磐等自田州還卽督軍毀其城瀆兵來救殺官軍二十餘人竟擊敗之俘其目兵九人總鎮請治瀆等罪叅政清持兩端時瀆叔業少從中官至京仕爲大理寺副內閣書辦或請勅業往諭部議以瀆等稔惡業其宗人難責以善萬一不從損威致侮宜下鎮巡等官召集瀆等諭以朝廷威德令反侵地納所劫印并官私財物乃已若不服

熟計其便從之蠻本盡節于猛按兵守土初無二心驥  
首亂濬挾接祖宏黨惡以致滋變清受濬等金寶萬數  
濬貽書清稱恩父每遣人至省必居宿清以是曲佑之  
誣蠻占據府治阻兵弄權互相讐殺事竟不直蠻頗有  
威信且思効順誠者方欲屬以招徠之事已爲濬所殺  
不逮矣清雖以貪暴黜亦未得正罪故給事中汪文盛  
有疏謂田州爲廣西之屏蔽李蠻爲田州之干城武清  
致亂之源岑業助亂之黨撫按亦以爲言止調業長蘆  
運同乞閒住養母去蓋弘治十六七年間田州之亂于  
斯而極總督潘蕃請兵合勦許之十八年武宗卽位



藩及總兵毛銳等集兵合十萬八千餘人分六哨副總  
兵毛倫叅政王璘由慶遠叅將王震王臣及湖廣都指  
揮官纓由柳州叅將楊玉僉事丁隆由武緣荒田都指  
揮金堂副使姜綰由上林那學通感都指揮何清叅議  
唐璽由丹良都指揮李銘泗城州土舍岑接由工堯各  
取道共抵巢寨賊分兵據險拒敵我軍直前援崖而進  
濟勢威遜入舊城諸軍合圍破其外城直薄內城急攻  
濬死城中獻首思恩遂平斬捕首虜四千七百九十自  
進兵及班師僅踰月捷聞 聖書勞勉廣西布政馬鎬  
赴任言前調土兵往返道途所在殺畧其害甚於岑濬

乞昭示憲度以爲不法者之戒以後土兵不許輕調下  
兵部知之乃改思思爲流官知府兼攝田州降猛福建  
平海所十戶猛尋賂劉瑾得復爲田州府同知領府事  
猛撫輯遺民兵威復振稍蠶食傍郡地自廣寧自言督  
府有調發願立功冀復故秩督府使至田州猛厚賂之  
衆譽猛籍甚會江西盜起都御史陳金檄猛討賊猛兵  
大肆侵掠所至民徙村落避之爲之謠曰華林賊來亦  
得土兵來死不測黃狐跳梁白狐立十家九家邏柴棘  
賊平金疏猛功稍遷指揮同知猛冀復知府秩授官不  
愜初意遂怨望驕蹇恃兵力凌轅鄰府日甚柳州致仕

知縣王紳田州監生申輪交通撥置嘉靖二年都御史  
盛應期疏猛反狀請討報允調湖廣上兵進勦應期去  
都御史姚鎮代復執殺千戶張廷輔三疏請征五年四  
月鎮調到兵共十萬二千餘人分五哨副總兵王偉副  
使王顯高爲右哨叅將張經僉事申惠爲前哨叅將李  
璋叅政胡堯元爲左哨都指揮沈希儀僉事張邦信爲  
中哨指揮施震知府葉肅爲後哨刻期進兵鎮與總兵  
撫寧侯朱麒駐南寧調度六月初二日並進猛亦合叛  
日王杰岑關等據險力拒別以精銳二萬令其子邦彥  
僞總州陸綬築壘工堯待戰前哨攻定羅堡破之右哨

追賊宣坂亦多斬獲中哨至工堯賊前鋒三千自鷓鴣  
泉突出逆擊走之進戰希儀麾兵力闔陣斬陸綬賊大  
潰邦彥中箭幾被獲易馬而避猛將內甲數千人于平  
馬再戰亦敗父子號哭奔竄猛不敢入城將奔交趾先  
走歸順州爲岑璋所殺馱首初下令諸土官進兵擒猛  
者賜三千金爵一級畀其半地黨惡者移兵誅兵方集  
鎮召希儀問計對曰俟旬日當探其情以復希儀察部  
下千戶趙柅者雅善璋乃召柅問曰聞岑璋與猛有隙  
吾欲遣說之藉其力破猛如何柅曰璋多智善疑直語  
之必不信當以計說之希儀曰計將安出柅曰鎮安與

歸順爲世警督府使人往歸順則鎮安疑使人鎮安則歸順疑公今誠遣柩徵兵鎮安迂道過璋璋必詢故佯好言以死漏泄其事璋要領可得也希儀曰善乃遣柩往徵鎮安兵旣過璋所璋果喜來迂曰久不見故人今肯念我來邪柩默然佯爲不豫者璋曰趙君有嗔乎曰感故人厚意久契濶故迂道來見何嗔也稍與語須臾復歎息起璋疑之明日置酒款柩愈不豫若有沉思者璋益疑問故曰軍門有意督過我耶曰無之曰鄰壤有所控訴將違勸邪曰無之遂挽柩臥內跪叩之柩潛然泣下璋亦泣曰璋死卽死君何秘不告我柩乃曰託君

肺腑有急不敢不告然今日非君死卽我死矣璋驚曰  
何故柅曰督府討田州謂君猛婦翁必黨猛令我檄鎮  
安兵襲君我不言君死我言君必驟發爲自脫計卽我  
泄漏機事必我死奈何璋頓首謝曰君實生我君不言  
我赤族不悟也猛娶吾女奴視之吾何睚焉吾欲殺猛  
久矣無間也柅曰君有此心盍自列于督府匪直免禍  
功有藉也璋遂強柅稱疾留傳舍亟遣人馳詣希儀所  
陳猛反狀恐連及願擒猛自効希儀許之遂陽使使追  
柅返以其事白鏌鏌喜乃不備璋邦彥在工堯璋以姻  
故遣兵千人助之實爲間邦彥欣然納之璋則遣報希

儀曰已遣千人爲內應矣衣別有識幸勿加戮希儀許之及戰歸順兵先呼敗惑衆田州兵驚潰故希儀大捷及猛欲奔安南璋招之曰事急矣願主君走我三四夕可達彼境再屆典復未晚猛倉卒無所之又以姻故遂佩印走歸順璋佯涕泣迎處之別館盛供帳列侍美女左右無一田州人璋詭猛曰天兵退矣又曰天兵聞君走安南遣使請督府請進止也猛喜不疑胡堯元與諸將見希儀已破隘欲攘其功頗聞猛走匿璋所遂以兵萬人擣歸順璋亟遣人持牛酒犒師境上而自來見諸將頓首謝曰猛敗昨越歸順欲走交南璋邀擊之猛目

被流矢南走不知所之急之恐入交南連逆吐爲變幸  
緩五日當搜致堯元等許之璋歸後詭猛曰天兵已退  
非陳奏事不白爲君草封事令人上之如何猛曰固所  
願也乃爲疏令猛出印印之璋得猛實印所在置酒賀  
猛作樂持鴆酒一盃獻曰天兵君能不鹿請自爲

計猛大怒罵曰悔墮老奸計遂飲鴆死璋斬其首并所  
佩印遣使間道馳詣軍門上之蓋七月十四日也而斬  
他囚首貫猛屍昇擲諸軍器樓反解爭擊殺擊殺十餘  
人縱馳軍門則猛首已前梟一日矣邦彥既敗走與諸  
姦目據險自固或深入林莽鎮嚴督追勦親往田州以



王熊兆攝府事申軍令連破李定隴戎諸山巢九月謀首惡據拔波巖攻兩旬不下以毒烟烈火薰之巖石崩陷乃出降益縱兵搜緝獲猛第三子邦輔四子邦相而邦考爲官兵所逼竄死齊村并獲其妻及子嬌童次子芝而猛長子邦佐出後其族岑玘爲武靖知州不與逆謀又以兵聽調惡日元等兵皆逃散束身自歸得免死降秩仍職凡斬級四千八百餘招撫五萬餘人捷上加鎮左都御史太子少保是時希儀功獨著鎮專委任同事者忌嫉因而觀望不肯盡力賊多逃散有盧蘇者岑澹餘孽也造假印詭言猛尚在交陟借兵二十萬復故

土衆信之嚮應十一月二十八日入據田州叅將張經  
奔向武州王熊兆亦携印奔舊田州明年丁亥正月十  
五日惡黨王受攻入思恩府執知府吳期英守備門祖  
蔭等勢益洶洶蘇又詭求招安請還熊兆治事受亦放  
回各官求依田州土官事例分城頭督理賦稅出兵聽  
調鎮不得已許之力請調兵再征而御史石金劾疏已  
上先御史謝九儀與鎮不叶金至入其言又藩臬諸司  
素不爲鎮所喜者反和慮蘇之言謂猛實未歿鎮爲歸  
順所欺靖江諸宗室聞流言至欲出奔遂劾鎮攘夷無  
策輕信聞上圖田州不可得并思恩而失之 上怒勅

致仕 命新建伯王守仁以兵部尚書總制兩廣江湖  
四省討賊守仁未卽至鎖候代左布政嚴紘益悖慢任  
九月不一見蓋兩廣自韓雍用兵司道以前失事皆戴  
罪立功謁見用庭叅禮至紘獨施施叅議鄒軫僉事張  
邦信皆互梗明言去任官不當治事時徵兵已八萬移  
文欲平蘇受自贖鄒張給郵吏東西交窺誤之皆不至  
并阻絕將官李璋不赴會議鎖志甚前後上疏乞正體  
統并糾各官沮兵養亂狀然亦無及于事也十一月守  
仁代至梧州謂兩廣兵政久弛有事專調土兵長其傑  
驚事平又歸功于上彼不得與憤激生變故岑氏雖有

可誅之罪我實有以致之今山獠海寇乘隙動搖如破  
舟在狂風巨浪中且田州未設流官之前出土兵三千  
以應官府之用既設流官之後官府歲發民兵三千以  
防土人之反覆故思思十八九年之間反者數起又其  
地切近交趾中間深山絕谷獠獍盤據動以千百必湏  
存土官藉其兵力以爲中土屏蔽若殺其人改土爲流  
則邊鄙之患我獨當之自撤藩籬後必貽悔疏上兵部  
尚書王時中持之楊一清當國得旨守仁才略素優  
所議必自有見事宜亟行者聽便宜勿懷顧慮明年戊  
子正月守仁至南寧盡撤調兵止留湖廣兵千人自衛

移檄招蘇受等來降初二酋聞守仁至惜威名大懼既聞兵撤且得檄大喜猶竊竊然曰軍門素多詐將無誘我用池大鬚故事一中其計悔將何及已復曰以重兵往將奈我何乃悉其驍悍名投降陳城外凡四營不肯入軍門屢遣人諭之再四往復如初時致仕縣丞龍光隨在幕下與守仁親相似素有膽略毅然請行既入營慷慨雄辯二人疑曰此軍門也耶因言其情請陳兵以田州人盡易左右乃可光入言之守仁笑曰唾蠻子我欲取汝頭豈縱汝將兵至城下耶許之次日陳兵來見數其罪杖一百二人不釋甲受杖杖者亦田州人解縛

諭曰今日宥爾一死者

朝廷天地好生之仁必杖爾

示罰者人臣執法之義皆叩首悅服隨至其營撫定其衆凡一萬七千人卽願殺賊立功贖罪又諭以爾等逃竄日久宜速歸完室家復生理至諸路群盜軍門自有區處徐當調發爾等又皆感泣歡呼而去事聞勅行人馮恩獎勵賞銀五十兩紵絲四襲勒石曰爰告思田毋忘帝德爰勒山石昭此赫赫文武聖神率土之濱凡有血氣莫不尊親初守仁起用由張璁桂萼所薦及田州旣平欲藉其先聲遂征安南乃命兼理巡撫兩廣守仁以病薦致仕副都伍文定侍郎梁材自代會方獻

夫建白宜於田州特設都御史一人撫綏諸夷守仁謂蠻夷之區不可治以漢法雖流官之設尚且弗便又安可益之都臺然獻夫之議原出張桂時方得君重違其意姑請暫設一切經費取之南寧軍餉俟有次第止責成府官以兵備兼理又請用叅將沈希儀張祐其安南事若勿喻意者張桂由此啣之矣五月條田州善後事宜特設流官知府以制土官之勢設土官知州以順土夷之情分設土官巡檢以散各夷之黨僭府名曰田寧以應讖謠

先有謠曰田水清田石平田州

定人心設州

治于府之西北立猛第四子邦相爲吏目待其有功

陞爲知州分設思恩土巡檢司九田州土巡檢司十有八以蘇受并土目之爲衆所服者世守之蓋岑猛四子長邦佐妻張氏出次邦彥妾林氏出次邦輔外婢所生次邦相妾韋氏出猛嬖林氏而張氏見踈故邦佐出繼武靖邦彥承襲邦彥既死邦佐當冀以久在武靖地當務賊之衝一更立既難其代又恐失彼各目之心而邦輔名實不正夷不肯服故守仁上疏斷立邦相疏入未行益立學較撫新民安輯之并破八寨斷藤峽諸蠻賊捷聞張桂主于內有捷音誇詐失大體恩威倒置之

旨 上猶念之續曰始賜勅獎論有功者查覆因請改



立衛所開設縣治以斷其脉絡扼其咽喉凡經略事宜  
有六移南丹衛城于八寨改築思恩府治于荒田改鳳  
化縣治于三里增設隆安縣治置流官于思龍以屬田  
寧增築守鎮城堡于五屯事下本兵持之戶部復請覆  
勘獻夫已爲禮部尚書與詹事霍韜不平言臣等皆廣  
東人備知諸徭爲患多年曾調三省兵數十萬人動支  
官銀數十萬兩米數十萬石僅得田州安靖五十日然  
我軍死亡固已太半而思田叛人與吊巖新寧白水諸  
賊相表裏時出劫掠終莫得其要領王守仁乘百年特  
敵之後威 聖明特起之知不役一卒不費斗粟片言

馳諭而思田稽顙雖有苗未格何以加之乃若人寨賊  
斷藤峽賊又非思田之比八寨爲諸賊淵藪而斷藤峽  
爲八寨羽翼也廣西有八寨諸賊猶人有心腹病也八  
寨不平則兩廣無安枕之期今守仁沉機不露一舉平  
之百數十年豺虎窟穴掃而清之如拂塵然有八善焉  
因湖廣之歸師不煩調遣一也將思田之降衆得其死  
力二也所誅者積年渠惡非他濫殺之比三也師本宿  
飽無轉輸之費四也不役民兵不募民馬而衆皆不擾  
五也元惡就誅餘黨畏服得撫勦之宜六也大寨既平  
諸賊可漸次撫勦兩廣良民得安生樂業七也徙建城

邑惡賤失險計安經久入也勞苦而功高如此議者乃  
言守仁受命撫勦思田不受命征入寨又言築城建邑  
非人臣所得專傳曰大夫出疆有可以安國家利社稷  
專之可也故周亞夫不奉救梁之詔遂破吳楚范仲淹  
築大順城以拒敵期月奏功當時且未聞有專責之嫌  
况守仁又有便宜從事之旨乎先是宸濠叛逆江西諸  
臣誓死討賊者僅守仁二三人止耳功成之後乃爲忌  
者所抑至今未白今忠如守仁有功如守仁一屈於江  
西而屈於兩廣功賞未見施行查勘似乎掣肘臣恐機  
會一失大功難成城堡不得修築逋賊復爾猖狂爲地

方慮不淺惟 陛下察之 上曰所言已有旨處分修  
建城邑防患事宜令守仁會官條畫便宜上之務在一  
勞永定勿貽後艱時守仁已病疏告未報十一月行至  
南安卒林富先陞邯陽副都加侍郎代竟主守仁前議  
降田州府爲州治以邦相爲判官富又奏不必更設田  
寧府治惟命張佑充副總兵鎮其地許三年得代時邦  
相年十五六佑兒子畜之而蘇矜興復功專制生殺威  
行部中號曰布伯布伯者猶華言主管也邦相擁虛位  
而已遂與蘇有隙十一年二月佑任滿將詣督府求代  
意已與邦相有父子恩贈送必厚比行治具供帳如常

佑大怒潛語蘇蘇曰仔

表稱人者

誠無狀何不庭撻之佑

言慮變蘇曰老奴在何敢也明日佑遂以他事下撻邦

相蘇陽頓首請免邦相知非由衷也愈益恚恨蘇遂與

佑比批格邦相祐得代將行邦相祖饑甚盛置毒酒中

竟死而邦彥次子芝依大母林氏瓦氏居官給養田邦

相侵奪之二氏遂與蘇合謀以芝奔梧州就軍門

十年富聽

勅陶諧代十三年張瓚代未任幾如京代十三年潘旦

代明年正月芝襲職十七年張經代未知是何軍門不

可攷然于

罷無涉告襲蘇又爲芝疏上于朝十三年六月遣其

黨黃封刺邦相反爲所殺邦相遂與土目羅玉戴慶謀

伐蘇蘇覺之稱疾不出會其妻生日諸土目率妻子來

賀遂入問蘇伏甲寢中謂曰疾何足恤惟旦夕首領不保耳衆驚問故且曰誰敢異心因指玉慶大聲曰二豎是也甲與卽座中斬之劫諸土目曰主人之不德公等所知也孺子芝實岑氏嫡裔不於此時樹立後難圖矣衆懼頓首曰敢不惟命蘇曰須公等留妻子爲質卽日以甲士千人劫衆偕圍邦相宅計誘出而縛之是夜蘇及瓦氏以弓絃勒邦相死而邦佐在武靖兵頗強于是鎮安府上舍岑真寶說邦佐入田州因約泗州土舍岑施共內邦佐據之真寶旣出則鎮安已爲歸順州土舍岑獻子一向武州土舍黃仲金所破獻蘇之脣也真寶

走還蘇追圍之武陵寨獻等遂發真寶父母墓焚其骸  
分兵占據諸洞寨真寶訴之軍門督諭獻等不退久之  
乃解官軍歸真寶而諸目民或告獻或告真寶及盧蘇  
互相訐奏於是軍門以岑芝承襲未定田州無主致令  
鄰封覬覦當給劄與芝管理蘇又請蚤給芝冠帶以撫  
田州而身自悔罪願裒糧立功以贖前罪及追補累年  
逋糧十五年撫按潘且諸演以聞且言土夷獸類當以  
獸畜彼自相仇殺無敢犯華請從未減盧蘇華官令  
自備兵糧立功三次方准贖罪拖欠秋糧照數補給岑  
真寶岑獻黃仲金華冠帶真寶獻俱立功二次仲金一

次方准贖復邦佐責令改過岑芝聰襲侯有功乃給寇  
帶從之于是兩江上官咸拊膺歎曰殺人不抵弑主無  
別吾輩手足腎腸皆懸僕妾矣十六年平思恩岑金之  
變初岑濬既誅改鎮安立思恩府設流官錄徐五韋貴  
爲上巡檢分掌其兵各萬餘人叛者數起至是又思亂  
乃詭計潛召諸酋長出一人長大而姣託言岑濬子金  
謂酋長曰汝小主也諸酋感泣擁歸鎮安聚兵五千人  
將攻城郭復故地先時濬故酋楊留者無所歸率千餘  
人詣賓州應募爲打手至是欲投金以逞曰留小主人  
在請往希儀恐與金相表裏乃好語之曰汝第往我曩



征田州調兵鎮安時已聞有岑金在是岑濟第九子也若欲官必無殺人劫城可以狀訴我及諸上司遂與銀及花紵方摺之納留袖中爲我寄金留詣金如言大喜率兵五千人來見希儀希儀以金見巡按於南寧托爲之請金以衆從而密報巡按用計消彌之法旣行耳語之曰南寧人皆言汝以衆往人益疑不若散遣三千選健卒二千人往是不撤衛而坐息人言也金以爲然復行一日去南寧百里復謂之曰汝至南寧又候諸從人衣糧俱不給不若以千人營於此以千人從便金亦以爲然金入見巡按巡按慰之曰吾爲汝奏居五六

日希儀度其衆衣糧盡復謂金遣其半往取之其千人  
管百里外者久之亦以衣糧乏稍稍散去希儀間請於  
巡按且往柳州而以金從至思籠驛忽報韋徐將兵襲  
金希儀陽罵曰金得官不得官唯朝廷命汝安得私讐  
之時金尚駐近地聞言復還希儀曰岑金汝不知死貴  
五兵至可疾入賓州匿吾叅將府則無如汝何矣金馳  
入賓州然其衆尚千餘與楊留所統千人皆在賓州內  
外希儀與兵備計以護巡按往柳州爲名公可遣留往  
而謂金盍將百人護送巡按以自結金至柳州是時諸  
酋獨四五人從留所部與金兵各百人皆管城外希儀

因置酒戲謂金曰痴兒子汝往時懼誅又懼貴五追逼  
今無事矣何不痛飲金與諸酋皆盡醉夜就縛之黎明  
召留城外兵夾堦立留與其黨三十人見希儀大言曰  
非楊留忠不能成我事勞之銀幣留愕然希儀曰汝爲  
之而汝可辭乎金國賊也非汝同心誘之至此吾安得  
縛之留懼不能言其黨皆股慄遂令留賫牌散遣金衆  
之在賓州者留惶恐發病死乃撲殺金思恩復以安十七  
年藤峽之役兩江土官咸集而盧蘇及其子鳳以兵從  
獨指揮王良輔部下軍與蘇鳳故逗遛不進且給良輔  
軍于他所而父子自爲一軍多縱賊逸去良輔以狀白

監軍副使翁萬達密與副總兵張佑叅議田汝成謀曰  
峽賊雖當誅不過殺人剽貨耳蘇之罪十倍未止釋此  
不誅而首誅峽賊何異舍豺狼責狸鼠也吾欲與公等  
倡義斬之何如兩人意合問計萬達曰土舍黃仲金者  
蘇之宿黨也近聞有恨于蘇黨于岑之召而圍之無不  
可者經等曰然乃召仲金語故仲金叩頭曰小人抱心  
久矣若得軍門主張當斬此賊于萬衆中令其軍帖然  
不動經等遂與歃血而隱之乃爲書暴蘇罪狀達于督  
府中言姚中丞討之而未終王新建撫之而有待事出  
有名機不可失都御史張經閱書大駭報曰今日之事

奉 勅征峽賊不聞取盧蘇何監軍之多事也卽日遣  
旗牌馳管中坐鎮于是機事頗洩蘇夜避萬達頓足歎  
曰惜哉禹也悔不先發後聞耳

龍州

趙楷廣西龍州土官族子其先趙帖堅洪武初以萬戶  
府歸附改知州子宗壽坐常茂事詰責不服發兵討之  
懼而入朝乃止五傳至趙源源妻岑氏田州知府岑鏞  
女負其家勢專制部中源死無子而庶兄溥有二子長  
相次楷州人推相當立楷妬之謂岑氏曰主何不自爲  
地相誠立則州非主有何不瞞孔子而擁之世世有龍  
州也岑深以爲然遂以賂僕韋隊之子璋詭云遺腹鞠  
之外家而岑之兄子猛方熾乃遣府目韋好以兵三千  
納璋龍州弗克楷遂奏璋實源子當立爲相所篡事下

督府未決正德十三年有錦衣兩舍人挾錢寧勢以別務至左江措言于猛賂兩舍人詭云有制以偽檄調鎮安果化向武養利上林等士兵二萬人送璋入龍州猛縱兵掠殺二千餘人未幾璋死相遂得立先是相二子長燧次寶相枝拇寶亦枝拇相絕愛之曰肖我當立猛乃密誘寶去髡爲奴賣于楊布家都御史楊旦總兵官朱麒以變聞而猛復賂錢寧得旨寢不問嘉靖元年相死州人立燧五年猛伏誅七年措弑燧州人惡而逐之立其族弟煖措復潛入殺之州目黃安黎容等密往田州購寶得之言于督府林富富念措誠逆節顧其勢已

成急奪之必反乃令楷攝職十年俟寶長讓之楷復時  
時謀殺寶富召諭楷曰職終非汝有也苦心無益吾將  
令趙寶以厚利償汝爲富家翁不猶愈于爲官乎楷不  
從再諭之計寶弱易與且趙宗單寶死官必及已不如  
易厚利而徐圖之兩得乃陽應曰願以官還寶督府大  
喜令寶以五千金謝楷益以腴田三十一村楷既得賄  
及田愈富厚招諸奸猾自翼復求韋璋之子應育之令  
往來寶所且結侍人王良爲內應十六年九月糾州目  
鄧瑀李旭林盛等以千人伐寶執而斬之變聞都御史  
蔡經屬副使翁萬達圖之遂行部至南寧故滯不爲理



州人群訴陽曰趙氏之族幾何非楷莫立者顧負罪不  
丐我且遲之楷聞頗慰乃遣人謂楷曰誠以三十一村  
贖罪我當貸之且以官昇汝益喜聽命愈厚遇之方議  
征安南時時勸楷智勇冠軍可當一面楷遂統精兵千  
人詣萬達言事且以三十一村地圖來獻留語旬日楷  
浸弛不爲備部兵多以乏糧遺歸乃召楷及鄧瑀等入  
見伏壯士劫之曰汝輩滔天罪不得活命盡今日宜自  
爲計楷死必及汝子可爲書諭汝黨勿亂也楷皇恐頓  
首曰門祚衰薄喪亂頻仍官府悉以罪楷何也楷誠死  
而食言官不及楷子奈何曰食言者有如此日呼血與

之盟措乃流涕曰措知罪矣爲書諭其黨曰業已如此  
亂無益也可善撫我子以存趙氏卽杖斃之以措書諭  
其州人措子匡生四年矣立之一州悉定乃以十三村  
還龍州十八村立縣治附太平府郭焉

憑祥

李寰廣西憑祥州土官庶子其先李昇洪武十八年以  
憑祥洞歸附授巡簡永樂二年改縣治昇知縣事其後  
部落蕃衍當交阻南鎮關爲左江要害成化八年改州  
治以昇孫廣寧知州事廣寧十子寰其季也廣寧死諸  
子爭立亂三四年竟以其孫珠嗣嘉靖十年珠死族弟

珍珏爭立珍擊印奔况州况州土舍黃泰以其姊黃孟妻之珏遂擅攝州事十四年川目李清李滿趙琪蘇寄枝等謀納珍說思明府土舍黃朝曰李珍仁信人也失守宗祧若以力得入願以全州服事備下屬黃朝喜遂約黃泰以兵七百人納珍憑祥奪其印珏奔罄柳久之南海浪人歐紹賢周縉客憑祥說李珍曰州故省屬視思明伯仲也今屬思明則父子矣竊爲公耻之珍遂悔約不屬思明蘇寄枝李滿爭之不得遂有隙而陰比黃朝朝有外婦子時芳長矣詭云廣寧孫父璉爭立時避居思明生朝以千人納時芳憑祥弗克而李珍曰荒

醉卽手刺人州人患之寔謀廢立而珍妻亦以失寵憤  
寔因通焉十七年三月寔謂紹賢潛曰李珍不道賊虐  
部民吾修衆怨舉大事而難黃泰奈何紹賢等曰試往  
探之以嫁女失所爲言泰憤然曰是不有其父不自有  
其先人也謂之不孝還報寔曰泰非助珍者寔遂約李  
滿蘇密枝將爲亂患趙琪掌外甲以兵劫琪襲珍殺之  
已并殺琪討安南翁萬達主兵事言于蔡經曰此賊  
擁強兵當險隘外連反虜急之且爲邊患不若因而用  
之相機以取反掌間耳乃遣人諭寔曰天子將有事  
南夷邊圉之臣有用命者尊官可立取寔遂自薦曰願

效力因益厚待之又遣人諭黃泰曰人言李珍之死倡亂者汝也獄必首汝泰大驚辯白萬達曰無多言能檢李宸心事乃白泰許諾遂遣指揮錢希賢徵兵于泰部勒若行邊者至憑祥襲擒寰滿寄枝等論死李珏李時芳復爭立時芳倚黃朝通略上下皆云當立好民農球等復控督府言時芳與李璉子廣寧孫也萬達立判明論時芳死黜珏而立李珏之子佛嗣

田叔禾曰廣西古羈靡之域也 明興諸酋納款者因而與之俾掌其土爲我外藩父子繼兄弟及比封建之遺焉疎節濶目恢而不弛寓約束于假借洪武永樂

皇陵大抗四隩既同時掣鯨鯢寡懲衆誠莫不重足疊  
跡以待徵令弘治以前恬熙世際詳內畧外諸酋稍稍  
越法然繼及之典甲令具昭下乞上俞無怵異議正德  
中權奸橫江大闡乘之紀綱瀾渙邊機幕議非昧不行  
開府監司因以爲利啟夷狄輕侮嘉靖以來察察汝汝  
罔上遂私墨者以章賂敗類賢者以避嫌微名承勘展  
轉往往摘疵文致牽其前人以阻請寄淹留歲月諸酋  
多以白衣署職恩威並爽徵兵禦宄又以甘言誘之罷  
役論功覲然食約致彼觖望長傲誨侮此其尤甚迨乎  
逆節滋蔓僵屍喋血莫敢草薶徒以文移按驗叱咤相

凌安可弭也龍憑之變皆以繼及未明嫡孽爭立姁喚  
不誅多歷年所貽屬國觀哂仁夫剗其兩雄市不徙隧  
笑言設伏剪削禍本功深而不褻其所經畧黽勉則予  
與有聞焉嘗與仁夫極論弊源白之主者作舍道謀悅  
而不繹賢墨踐軌二者一居可勝歎哉

平湖貴苗

湖貴之間有山曰蜡爾又曰蠟爾諸苗居之古三苗遺種也山之東北屬鎮溪千戶所稍南屬算子坪長官司隸湖廣其西屬銅仁府銅仁平頭二長官司隸貴州西北隣四川酉陽地東西可二百里南北二十里周圍則千數百里矣然各土官相轄有戶籍稍輸賦與廣西徭徭不同其屬鎮溪者半與瀘溪編民雜處所墾種多瀘溪田供徭役惟地險懸崖鳥道竹箐叢生彌望無際人非側肩僕背莫能入也賊從內視外則明每以伏弩得志我從外視內則闇雖有長枝亦莫能施至苗巢所居



深僻幽翳天晴之日亦將午而後開朗未晡卽已晦冥  
但遇稍陰霏霧迷濛尋丈莫辨計其陰雨十常六七好  
殺喜寇宣德用兵十二萬攻圍九月勦賊過半正德七  
年用兵五萬攻圍四月勦少撫多然先年土官守法易  
以駕馭苗火惟營易於牢籠自內外多故土官征調反  
顧倩此苗爲前鋒比上官構讐亦此苗助攻由是土人  
與苗互結姻親情多牽制且伎倆亦爲苗所窺被無復  
畏憚嘉靖初苗寇有篁子坪土官田興爵者往以罪繫  
辰州獄諸苗以其地主也歛賄賂吏以計脫深匿苗寨  
主奉之典爵返虐苗多所求索淫苗妻女諸苗怒逐之

燬其室遂叛日相蔓引鎮溪苗亦叛其貴州銅平苗則土官弱不能制而有司又不能撫恤蓋銅仁舊土府近改流官所屬皆長官司銅平有叛苗不納稅糧者官以逋欠責見戶益多逃亡官府嚴督土官平頭長官遂挈印逃諸苗悉騷然動矣兩省討之不能定事聞嘉靖癸卯朝廷召萬鏜爲副都開府辰州令勘處夷情相機撫勦李熙總兵集諸路兵及土官彭宗舜卞玄等將討之有言鎮溪指揮田應朝爲諸苗信服足辦此事鏜用爲巡捕指揮鎮溪本流官屬辰州衛有千百戶五員所印例委衛指揮掌之別有土官指揮二員千百戶十員

乃土目以功授者不列銜不食俸蒞事見流官指揮掌印者禮如屬官田應朝雖稱上官少曾爲辰州府學生員巧黠多智術能誘煽諸苗苗多信之往年永順保靖相讐殺皆應朝陰搆亂而兩利其貽苗之無忌應朝實啓之至是得巡捕益大肆奉命往撫實挾求重賞多反覆苗實未蒙惠利謬報云已輸服矣鏗乃召苗魁龍母叟來見苗謂必得質始出鏗以一千戶往母叟既至執以聞誅之千戶被殺厚恤其家復遣兩省監司挾所隸土官親詣賊巢招撫犒以花紅牛酒給魚鹽又計口給糧食苗魁龍許保給冠帶遂班師條善後七事召鏗還

爲刑部尚書未幾賊首龍子賢復率餘黨爲亂御史繆文龍劾鐘欺罔下二省官勘明奏皆叅將李經所濫于鎗無與乃得止遂命湖廣巡撫姜儀貴州巡撫王學益會勦湖廣集兵六萬餉二十萬待師期貴州兵不至所調土兵又偃蹇不肯前苗往往竄入四川御史蕭端蒙乞促三省兵會勦并奏叅議楊傑指揮吳時春養寇罪俱停俸自劾四川巡按袁鳳鳴復叅王學益玩兵貽患鄰邦詔逮京鞠治以李義壯代巡撫而師久無功巡按賈大亨等俱請罷兵姜儀亦言賊潰散入山箐中方春水漲師難窮追乞暫撤圍再舉有詔責儀老師費財降

三級調參議停用兵計前後十餘年兵愈鈍壯苗止三  
千人愈散漫不可制皆由土官土軍通苗不用命李義  
壯等請切責宣慰彭明輔彭蓋臣設總督節制三省得  
以軍法從事且言官軍遇賊龍魚寨指揮張韶千戶錢  
用皆被執詔賞明輔等立功移兩廣總督張岳加右都  
開府辰州撫勦時嘉靖戊申六月也岳至集議衆多謂  
林箐深密累討無功撫之便卽不聽撫以兵戍守之使  
不出掠可也亡何賊復攻陷印江縣及石阡府岳被切  
責詞俸詢知撫無益久戍亦非策以李義壯堅持撫議  
劫罷之力主川兵時湖廣苗聽撫奉恭政王崇約束頗

謹惟近貴數寨爲梗而龍許保等在貴爲黨援說者謂  
貴苗不翦則湖苗之撫不固然巢穴相通近湖廣者地  
稍曠兵易進近貴州則插天之峰用力萬分艱難苗犷  
我于湖而額衝突于貴我亦不得不隨勢爲緩急也岳  
乃大集三省土漢兵沈希儀總兵石邦憲方以印江失  
事被劫當解任秦留之部署湖廣分粟凹狗腦等七寨  
四川分呂蝟普杓等八寨貴州分鬼提麥地等十五寨  
監以副使趙之屏叅議張景賢庚戌九月二日三哨並  
進至十一月終貴苗寨俱破岳進駐銅仁府督兵撽勦  
斬獲招撫益多明年五月捷聞謂自大舉以來四月有

餘斬賊且一千八百有奇迺伏林箐饑餓死者甚眾雖賊首龍許保吳黑苗未獲而妻母子弟悉已受縛遁寇穿山漏網入於土司者計亦不多時下春深宜暫遣土兵歸農量留精銳防守并揆捕未服招撫殘黨其蜡爾山諸苗寨糾同貴苗作孽屢撫不從怙終已甚嚴行永保酉陽各上司合兵攻勦下兵部知之龍許保吳黑苗等竄匿鎮草苗寨糾蜡爾山冷水溪及四川小平茶落寨苗辛亥二月服土兵衣甲詭言永保二司兵出哨突入思州府知府李允簡視事執之并知事王曰謙經歷盧蕙切獄出囚徒盡攫倉庫居民財物殺戮極慘緇火

焚燒而去蓋西陽宜撫冉玄寶主之也石邦憲等聞報亟分遣兵邀其歸路諸酋懼縱允簡等逸歸由小徑各逃入林箐石邦憲等所遣兵伏諸路邀擊擒斬數十餘人巡按御史董威以其事聞岳奪一官以兵部侍郎仍督軍兵部尚書趙錦左都屠僞奪俸二月岳仍會兵討湖苗助逆者數寨其舟玄助劫思州事岳以事狀未明不暴其罪第嚴督責之未幾擒斬數十人餘黨復撫定用應朝既忒橫搆永保蒙又合西陽兵攻平茶殺人阻抗官兵岳檄使來見不出應以漫語然應朝雖諷不習騎射無武勇所恃從叔田勉驍悍爲之牙距岳先以計



執勉數其罪杖之斃于獄應朝乃竄匿苗寨累遣人自  
列岳許之令出立功贖罪久不出乃革其巡捕以事屬  
鎮溪所諸千戶應朝失巡捕勢窮諸土官多讐嫉之其  
族人亦不直也乃託永順宣慰投見軍門岳以時方用  
兵恐激他變杖而釋之令從征至是苗寇略半杖殺之  
五月龍許保吳黑苗糾諸寨殘苗出平頭司欲攻石阡  
府不克還過省溪千戶安大朝等伏兵貓兒圍邀擊之  
斬獲大半盡奪其牛羊器械于是殘苗益懼石邦憲乃  
購囚等順苗麻得盤等窺許保至龍田寨所親家誘至  
別寨飲酒醉而縛之預遣人報邦憲以兵來取岳疏聞

誅之盡平諸苗獲其魁李通海苗羊仔等磔于市于是苗情大定諸守臣任轍等欲遂罷兵岳懲前事持不可謂黑苗未誅必爲他日患時黑苗無所踪跡詢知其以捕急故深自匿也岳乃緩其令所羈親黨盡釋使去密督諸土官索之壬子八月土官田興邦廉得其所居新第寨遣兵劉甫等徑入寨襲斬之持其首出諸苗欲攘其功奪去以火焙令乾藏之求重賞僉事龍遂給賞索得之驗實乃賫至軍門岳始以竣事聞朝廷集衆議設總督撫其地留岳爲之其年岳卒于官初鏜之出而勘處也議用兵六萬餉三十萬半年爲期既至雖有總

兵以下及衛弁數十人皆乏謀勇所徵兵疲弱不及萬人土官率與賊相表裏求賞索糧無虛日實徜徉無戰心一進兵勢且中變楚撫車純性迂緩解不時接所使者湖廣總兵宋寧伯譚綸同心移檄摘發精銳爲助巡按桂榮惡之以它事奏劾逮入兵尚書毛伯溫亦致書言某按楚且知情景苗雖爲害顧事體落落難湊手用兵未易言乃具奏蠟爾山接連三省當險絕之處一夫拒守百人莫前與其多兵以冒險而犯欲速之虞不若減兵以存糧而圖持久之效請得減爲三萬以勦之威行撫之恩苗夷易動難安口前雖寧而後患尤當預防

因條上方畧大都一主防守及岳受事鎭官尚書去之  
已五年矣猶執前說爲書貽朝士具言地利天時之難  
而詳于土兵一節謂其伎倆爲蠻窺破無復畏憚用之  
不免復蹈前弊欲措不用彼以切近之地素稔之情不  
但引誘窩藏在所必有甚或借兵齎糧豈能盡防况湖  
貴官軍皆不足用湖廣除永順保靖之外其餘土酋可  
調之兵出于數者無幾至于貴州舍酉陽平茶之兵愈  
少愈難必欲別省調兵則又不諳地理成功難必而沿  
途擾害尤不可言其事勢之難如此苗賊常言朝廷有  
千萬軍馬我有千萬山峒又云諸葛亮有七縱七擒我

有三緊三慢所謂緊者軍退則突出劫掠所謂慢者軍臨則散湯潛藏又云不怕軍多只怕糧多蓋山箐深險兵力未易施糧多圍久勢將自斃然彼明知道梗運難料不能多故爲此言其狡譎叵測之難如此歷觀吏牒自古用兵未有不得志于南夷者前此官司非不知地方之害亟欲滅賊然而莫敢主勦者亦畏其難耳况遠得于傳聞者多失其實旁觀于閒暇者每易其言不以爲邀功生事則以爲勞師費財誰肯冒險而來指摘乎積習有年稔亂斯極其獨力任事之難如此讀者惘然時虜患方棘議且停征岳曰既受事勢不得中止且

苗遂將不討乎吾以身殉可也嚴氏方盛持清節絕不與通日夜諮訪講求進兵利害凡事身親兵政大飭而地遠勢遙思州之破幾被逮賴徐華亭救之左都屠僞等曰此捨城一入卽去太守自以病死與失陷城池不同乃得免降一級仍任此時嚴雖貪黷尚未敢盡違公議獨其子世蕃恨曰聞士子子立名好上人難忍必殺數人乃快後洩憤于李默張經一如其言岳成功先卒得贈太子太保謚襄惠蓋特典亦天相之也繼者屠大山黑保餘黨龍阿仔復叛衆議撫曰不可此積賊徃而屢動何所底止遣叅將孫賢討之列左右隊未發親率

精兵散服散行深入苗不之覺其黨譚細奴自他道至出不意擒之慰勞賞衣服令爲間報中秋夕率其妻妾登碧光亭賞月亭在山之絕頂苗寨環結後有間道可上壘以石甚峻召隊兵伏于前後令壯士月初升攀藤而上圻石直至幕次卽席縛之苗大驚伏兵齊至盡平其巢會倭倣移撫應天馮岳方撫湖廣爲代奏建容美等十四司統轄羣苗勦卽水寨破之酉陽平茶出掠調兵三千山間道撲斬二百級播州苗阿項驍勇善戰煽誘肩潭諸苗爲亂令石邦憲進討斬首數百阿項潛山谷間故以孱卒挑戰不出度其饑疲難久駐西去二里

許有大樹二十餘株每樹隱一卒以伺而揚兵于東以  
疑之果突而西馬故龍駒日馳千里飛山越澗不能及  
諸卒競出其一伏地掠馬足驚而躍起項墜擒斬之苗  
皆震恐來納款輸賦未幾賊沈雅當高快馬等勢甚猖  
獷據龍潭等洞官兵又討平之蓋自張岳開府總制歷  
八人皆有戰功苗頗歛戢建言者謂地在湖廣撫臣自  
是通制其官可省又言楚地遠卒有緩急難應去貴州  
最近兼制爲宜乃裁革以其事屬貴州在嘉靖二十四  
年而官皆楚官名爲屬得彈治實取裁于楚不甚稟承  
也萬曆中皮林旣平又以清浪四衛隸之原一兵備駐



劄數入省城往返動經數月同知等官與衛弁益自寬弛縱侵漁苗亦漸出爲害訴于楚順流亦須十日歸則月餘憚往卽往得達亦以黔爲解訴于黔檄下楚又偃蹇不卽治謬曰已解散矣凡搶掠多以撫爲解苗亦佯聽撫益滋其毒其後貴撫張鶴鳴用兵苗圍施秉縣四衛皆震約湖廣共勦不應反撓之請設總督亦不聽功竟無成黔滇之亂作說者謂此時解施秉之圍還兵討仲苗可以立盡因以威水西貴可長保無事然苗亦決不能盡餉又未足輕用大兵非計又與楚撫按司道齟齬事焉攸濟黔愈貧愈弱奢酋發難水西發尤凡更二

撫臣陷其一又更三督臣一又大敗鷓鴣鳴復再往不久  
去位衆頗歸咎云

朱史氏曰鄖臺之設爲流民也虔臺之設爲頑民也地  
分三省之交指臂之勢旣不相及秦越之視又不相關  
彼皆中土之民據山川之險易亂難安用兵數十年量  
事勢不得不設設而安靜至今卽有小寇旋卽撲滅蓋  
民心何常終亦畏 朝廷憚官府况以節鉞臨之雉除  
拊卹狼心自馴而黠者亦願出自效凡各衙門之隸役  
撫軍以下之旗牌大半皆此種人應募所謂民可使由  
口遷善而不知誰爲之者至川廣湖接壤無之非苗與

鄖虔又別川則酉陽爲蔽勢不相及雖屬湖廣道里甚  
遙難于節制去貴甚近兼攝頗便然貴土瘠民貧方仰  
給外省其勢甚弱自保不暇安能制苗乃廢十五年已  
設之總督而歸并于貴皮林之役又以四衛屬之窮山  
獨坐之人責之伸手百里外撲久聚之盜窟不可乎  
世之奸猾多從團聚處潛伏而大奸猾又從散漫處淵  
藪自武昌而上抵貴州名山大川限隔數千里苗猶自  
戀其穴豈無不逞者遊奕上下輒起非心中間無一重  
臣作鎮氣勢何由聯絡號令安得流通若開總府于沅  
以貴之銅越川之歸夔楚之衝永辰常長隸之兵自足

用與以楚稅寸三川稅十二就中卽以三之一濟貴載  
川貴雲之下際控楚江吳之上游前精漢中後引兩廣  
百貨流通節宣有法不但諸苗俯首聽命而湖山大盜  
亦資彈壓夫爲之其未亂也治之其未形也前之龍許  
保已有明徵後之楊應龍又有顯效奈何聽其日虛日  
敝視若旣脫置之度外惟曰貧不可多設則卽度亦豈  
以富庶而故爲此贅龐以自累乎滅楊之費至四百萬  
勦安之費何止千萬設麻陽鎮筸之間苗皆率服則貴  
州之苗自不敢動安氏旣無黨助亦安敢生心辟之孤  
風然門戶淨而後堂與安貴以安爲前門楚爲後戶戶

外無人其狐鼠日聚而窺內亦相應前且蜂擁而入貴  
日急取給于楚楚亦益憊無救于貴至今相仗則謀國  
者之悞豈失而萬有餘喪也

皇明大事記卷之三十二

朱國禎輯

李福達之獄

嘉靖五年七月妖人李福達謀逆坐茲福達山西代州崞縣人正德初與妖賊王良李鉞謀反事發戍山丹衛迺還改名李五清軍御史勾發山海衛復迺還寓陝西洛川縣倡彌勒佛教其徒惠慶邵進祿等互相煽惑騙誘鄉民福達用是貲日起誑進祿等言我宜掌教天下今暫歸若等聚眾俟我因還山西二人遂作亂殺巡捕指揮陳正陷洛川城進祿尋歿正德七年慶攻宜川及

白水等處榆林都指揮李良敗之于爛柯山分界屯指揮崔嵩敗之于三塚園都督楊英都御史藍章禦之于白衙寨指揮關鍵張潛爲所殺副使張益兵追擊于麻線嶺破之慶遊去五復窟居五臺縣易姓名曰張寅往來大同府徐溝縣之同戈鎮已又挾重貲入京窟入匠籍輸粟爲山西太原衛指揮使其子大仁大義大禮俱補匠役以燒煉術往來武定侯郭勛所有寵久之復往同戈鎮其仇薛良首發之福達懼亡入京官捕得大義大禮案繫福達寔乃自請獄寔對先後鞫訊者代州知州杜蕙胡偉證之者李景全韓良相石文學等凡三

十人具獄上布政使李璋按察使徐文華等復上巡按御史張英英如訊成獄矣英既去巡撫畢昭獨謂福達非張寅仇家誣證之也反其獄以居民戚廣等爲證坐良罪擬發口外爲民獄未竟昭乞侍養去五年御史馬錄按山西復窮治之傅爰書如前助爲貽書錄囑免錄不從竟擬福達謀反妻子緣坐上其事於法司并助書于朝於是左都御史聶賢等言福達挾妖術煽亂宜寘重辟而郭助交通逆賊納賄行囑法宜並坐已報允福達論歿沒入其財產妻子爲奴助令對狀助具服謝罪上特宥之給事中程輅劉琦王科鄭自璧張達南京御



史姚鳴鳳潘壯戚雄等先後劾助請正罪助亦累自訴  
且以議禮觸衆怒爲言 上寘不問也是年十月錄與  
巡撫江湖疏論助給事中常泰秦祐御史邵幽及自壁  
達復各疏言助罪惡貫盈乞逮問如律助故以議禮與  
張璉桂萼等爲 上所向 上恨廷臣堅執雖貶竄意  
猶未愜助與張桂因合謀爲蜚語謂廷臣內外交結借  
事陷助漸及議禮諸臣逞志自快 上恚甚將大有處  
分而人不知也方謂歷案明確中外協力持之必不動  
尋得 旨李福達事情重大錦衣衛差官逮繫來京問  
六年正月福達等逮至詔會三法司於京畿道問戒毋

狗私酷拷三月癸卯刑部尚書顏願壽等奉詔於午門  
外會訊時告者薛良衆證李景全韓良相石廷舉等共  
指福達福達語塞而證中有戚廣乃巡撫畢昭所引以  
證薛良之誣者訊之則曰我曩未就吏訊安得此言願  
壽等以其詞上 上怒曰願壽等徇情偏護扶同入人  
重罪豈 朕欽恤慎刑之意且畢昭先勘良誣今又勘  
實何也俟齋祀畢 朕將親鞫於廷大學士楊一清言  
君主要臣主詳今案牘具明詞證咸在第令諸司虛心  
鞫審則真情自得何至勞黼哀之尊親獄訟之事 上  
乃已仍屬勘官會廷臣訊之刑部主事唐樞言福達罪

狀甚明擬死不枉

上怒黜爲民願壽等懼乃雜引前

後讞詞指爲疑獄

上切責願壽等令戴罪辦事仍械

繫馬錄下鎮撫司掠治御史蕭一中請以錄付有司太

僕寺卿汪玄錫光祿寺少卿余才亦訟錄非辜上怒

皆令逮繫於是願壽等復更議出福逢獨以薛良抵罪

而不及錄上怒益甚遂并逮願壽等下獄八月命吏

部左侍郎桂萼署刑部事兵部左侍郎張璵署都察院

事少詹事方獻夫署大理寺事雜治之萼等搜馬錄篋

中有大學士賈詠御史張英都御史張仲賢大理寺丞

汪淵工部侍郎閔楷私書及郭勛囑書凡八紙上之詠

書別以榆次知縣尹倫指揮王龍爲托英等頗及福達  
事 上責詆對狀詠引罪得致仕去而逮問仲賢等英  
書詞連及侍郎孟春春亦并逮勛事已前決置不問其  
私書未獲者令追索之萼等又上言薛良始誣張寅業  
已得白而馬錄以按部至郭勛爲之救解錄素憾勛乃  
窮治寅事給事中常泰劉琦員外郎劉仕咸佐成之遂  
以寅卽福達今考其年歲名字皆不倫此皆錄欲陷勛  
泰等黨附錄所在問官阿意承指遂成大獄臣等謂泰  
琦仕佐使錄殺人罪實難貸給事中王科鄭一鵬秦祐  
沈漢程輅右評事杜鸞南京御史姚鳴鳳潘壯戚雄等

皆誣織成獄而給事中張達御史高世魁同聲嫁禍郎中司馬相增減文卷誣上行私此數人締黨求勝內則奴隸公卿外則草芥司屬恣意橫行殆非一日請大查乾剛以彰國法 上以爲然乃詔 逮科等并訊命南京刑部繫潘壯戚雄於獄等既已廷鞫乃言於 上曰臣等奉詔欽明大獄具得張寅被誣之狀寅本五臺縣人工部漏籍匠戶僑居徐溝嘗出錢貸薛良良素無賴欲殺寅以逋債因妄指寅爲崞縣逆黨李福逢密囑寅父子怨家周儀石文舉等誣證入寅罪後儀等懼罪吐實良罪發口外爲民獄已成矣會寅子大仁客京久

不聞里中信耗抵武定侯郭勛求解爲致書御史馬錄  
錄故怨勛欲乘機中以危法因傳會薛良本謀以惑亂  
朝聽而一時姦黨甘心于勛寅者籍籍起矣以天之道  
賴陛下仁明具得其情各犯請坐罪如律有旨各犯朋  
謀害人釀成大獄薛良誣告論歿石文舉等誣證布政  
使今陞都御史李璋按察使今陞大理少卿徐文華阿  
附巡按殺人媚人俱發戍極邊遇赦不宥給事中劉琦  
御史程啓充盧瓊挾私彈劾亦發戍邊衛給事中王科  
張達秦祐沈漢鄭一鵬程輅扶同妄奏俱爲民刑部尚  
書顏願壽侍郎劉玉王啓都御史江湖劉文莊大理寺

卿湯沐少卿顧泌寺丞汪淵畏避言官推勘不實太僕寺卿汪玄錫光祿寺少卿余才逞忿橫議吏部侍郎孟春工部侍郎閔楷都御史張仲賢交通私劄各褫職閒住其出差未至如都御史張潤御史任崢逮捕未至如給事中常泰郎中劉仕行提未至如給事中張達高世魁御史姚鳴鳳張英評事杜鸞郎中司馬相俱候至京定擬風聞失實南道御史潘壯威雄下南京法司失立案牘副使周宣給驛送囚副使王昂指引證佐知州杜蕙聞朝鎮撫鮑玉下該省巡按勘汪偉毛伯溫命差官代還

二人前在都察院同審賢者

馬錄以故入人死罪未決擬徒獨

巡撫畢昭以嘗歸罪薛良與張寅父子俱免罪還職役  
上覽之至再處分畢因命都察院刊布詔條使中外  
知之然猶深惡馬錄下法司另議欲坐以奸黨律侍郎  
桂萼等謂張寅未決而馬錄代之受死恐天下不服宜  
發煙瘴充軍令緣及子孫以示至公錄乃謫戍廣西南  
丹衛遇赦不宥既而復諭楊一清等曰馬錄首事害人  
罪有所歸與其侈及後世不若誅止其身以從舜典罰  
弗及嗣之意一清等曰祖宗制律具有成法今錄無  
當宥之罪律無可擬之條若法外用刑吏將寅緣以法  
爲市人無所措手足矣上不得已從之隨召璵萼獻



夫于文華殿勞諭之仍賜二品服色金帶銀幣給與二代詰命後璉以先後獄詞及上所裁定并所賜勅諭輯錄成書爲上下二卷綴梓進呈名曰欽明大獄錄請頒布內外諸司上曰大獄賴卿等問明輯錄刊印頒布尤足以廣朝廷欽恤之意如奏行後張潤張英閒住餘皆爲民南御史吳彥疏乞宥願壽等失入之罪謫外助與張桂等氣勢益張自是廷臣逮杖爲常再莫敢梗矣至嘉靖四十五年四川妖寇蔡伯貫反已而就擒鞫得以山西李同爲師四川撫按官移文山西捕同下獄自吐爲李午孫大禮之子世習白社教假稱唐裔當出

御世惑民結衆倡亂與大獄錄姓名無異撫按官論同  
坐斬奉 旨誅之都御史龐尚鵬上言據李同之獄福  
達之罪益彰而當時流毒措紳至四十餘人衣冠之禍  
可謂烈矣郭勛世受 國恩乃黨逆寇陷措紳而樞要  
之人悉願指氣使一至于此是萬一陰蓄異謀人人聽命  
爲禍可忍言哉乞將勛等追奪官爵以垂鑑戒馬錄等  
持加優異以伸忠良之氣 穆廟從之凡當時歿事請  
成者皆得敘錄是獄始明張居正總裁實錄爲璵傳則  
曰奉詔鞫勘重獄獨違衆議脫張寅之歿蓋二人專懷  
相似曲護如此然不獨居正後人習舊聞謂張桂議禮

未必是斷獄平反最得古人欽恤之意卽賢者猶執此說夫議禮自父子上起見貴爲天子誰敢與抗且理各有當逢之何妨卽極干入廟稱宗猶曰流弊非其本心乃極明極久之獄敢挾主翻案但欲洩憤廷臣遂爾甘黨逆賊此心此行難對天日死而有知其難免枉法之條矣

朱宗正

諱睦

曰嘉靖初張璉桂萼方獻夫以議禮受知

驟致通顯諸朝臣嫉之如仇璉等亦斷斷切齒恨之會大獄興三子乃協比傾陷以摠積憤部寺而下無不被楚毒者衣冠之戮辱可謂極矣於戲自古黨錮之禍雖

由小人搆致實吾輩有以激之也

朱史氏曰福達之事正德七年一案甚明妖纏崇結富貴人多爲所惑郭勛收而用之挺身居間不但俗情兼挾盛寵人臣執法則已矣私書似不必發勛等新得志豈謂一書便能扼吭而制其命從罪人線到底則奸猾無可措手旁引貴臣據簡履坐以黨逆之罪飛龍在天毒龍在側祗曰人可勝天禪能制毒傷之多也固宜况私書之發原古人所耻其後許太宰發翟嚴兩閣臣書至選司奪官許亦罰俸事雖可駭囑托者雖可羞要之大體宜然世宗真聖人也乃若四十五年龐中

丞之云僅見之奏疏類抄中疏本之文集確確可據而  
國史絕不之及并不見有追雪追罪款項當日江陵執  
筆惡而削去無疑偏護人短使朝廷刑賞大凡終歸不  
白敢于自用如此此鬼神所忌猶謂之才今之才固若  
斯焉矣

張容

張容司禮太監永之弟也與其兄富皆以永軍功富封泰安伯容封定安伯 世宗卽位辭免爲錦衣指揮使永發南京司香尋與富永皆聞住永先討寘鐸與楊一清共事相善諸璫中最秉正且有功爲人所稱一清召入爲首揆上言閑住大監張永當正德五年寧夏寘鐸之變受命總督能計擒逆黨撫安軍民及回京奏發劉瑾罪狀下獄伏誅宸濠之變隨 武宗南征時逆賊已擒張忠等猶搜求餘黨永至多所開釋一方始安江彬手握重權人心惶惑 武宗晏駕遂密計擒之若永者

誠不易得乞賜起用則內臣皆知爲善之益勉于効忠  
上然之起永提督團營未幾永卒賜祠額曰褒功一清  
爲之志甚詳其時卽有交結內臣之誚于中丞至刻之  
文集巾然識者不謂然也容等乞遺恩得錦衣指揮僉  
事富爲副千戶先是宮中寶冊永市金供用家人朱繼  
宗實司其事永卒容追其值并它侵盜貲產匿不應怒  
而責之繼宗因訂奏永勘江西時盜宸濠庫金二千兩  
以其半饋 清轉陞容等官容隨疏辯 詔下法司推  
鞠時郭勛橫甚一清因事奪其兵柄并革保傅旋雖復  
用而卿甚日與副相張璉諧于 上前 上雖陽示尊

禮意已移，璵益凌抗，非人情所堪。一清奏其狀，慰留陸  
粲，疏劾璵，尋幾勝。霍韜憤而疏爭，中變。諸惡乘間競起，  
中外望風齟齬，遂不可解。獄上，謂永存日餉一清，生日  
賀金百兩，及容求文銀二百兩，無饋宸濠金事。擬容違  
例乞陞贖，徒革職。一清請自 聖裁。上怒容依擬，將  
重處。一清然璵志止，驅逐亦知其才，且無罪。衆望所歸，  
不可害也。解之，予致仕。所受金，令追人官都給事中趙  
廷瑞復以爲言，奪職，閑住。繼宗釋不問。從是刁風漸熾，  
都市無賴子成群，挾持內外陰事，嚇騙重賄，不得則羅  
構事端，奏訐之。更相証助，諸司皆惕息。軍匠童源初脇



賄于容不得乃許承墳犯龍脉下勘初無礙第侈汰越制詰責損減如式源復嗾容僕王謙李科發容諸不法事都人張雄者慣舞文爲科具詞徧詆延臣若汪鉉許讚許誥廖道南史道及內臣黃錦等數十人皆以爲受容賄源自上疏助之詔下法司及錦衣衛會問于是鉉等皆疏乞罷俱下法司鞠得其情具獄以聞土以源累肆瀆奏結黨誣詐雄撰造誣詞謙蔓引害衆俱難依常典命兵部各定發極邊衛分充軍其所誣構內外官悉置不問是爲嘉靖十年閏六月事至十三年容奴郭祿被逐思有以傾之乃和源故智誣稱承墳犯龍脉不

行遷改去歲又將妻陳氏竊葬兆內致 哀冲太子不  
永令其子郭麒麟陳牒錦衣衛帶俸指揮閻紀所使之轉  
奏紀麗妃閻氏父也 上覽而惡之以其疏宗輔臣曰  
此疏甚無謂人命定自天其積後人福則在祖父爲之  
顧朕不逮 皇祖 皇考仁厚耳誠如所言則舉皆可  
以如是有是理耶輔臣張孚敬等因奏近年京師小人  
競爲刁辭挾詐人財錦衣衛雖見任官無受詞例紀係  
帶俸乃受郭麒麟告詞爲之轉奏其爲郭麒主使甚明此  
風漸長未免有傷 皇上平明之治請嚴治之得 旨

郭麒麟詐害人主使閻紀瀆奏其令法司逮訊從重問

報紀姑貸祿計窮乃復具疏如紀奏且誣其與親王交通中有大姦令妻陳氏衣男子服懷疏闌入午門前爲麒麟聲寃 詔鎮撫司執付法司如前旨從重擬報法司乃論祿麒及諸造謀姦首俱邊衛充軍詔如擬容凡三被奴告矣事初聞衆惴懼與大獄賴 上 明察其誕置重典中外大悅而告計之風少衰

陳沈

附李鑑張福

嘉靖四年給事中陳沈論宥宥爲民沈廣東韶陽人初以進士愛居無行多不法縣令宋元翰亦貪酷不相能沈因令其子柱計元翰就理於是縣人被元翰虐者爭益起陳狀元翰坐謫戍以是怨沈乃摺摺沈諸放利惡跡併其帷箔事緝成帙曰訴寃錄刊布之然多溢辭也翰尋遇赦免沈後任給事中會議大禮窺上意知時貴人沈能逞志抗疏力贊外轉復畱因奏近日議禮之臣大肆欺妄甚至跪門叫哭致傷國體皇上雖罪謫數人猶未盡其黨如大學士費宏持本生之議而主其

決禮部左侍郎吳一鵬助汪後之忿而抗廷論以楊廷  
和心腹得大司馬者兵部尚書金獻民也往復內閣而  
強毛紀等出跪者禮部左侍郎朱希周也侍郎汪偉以  
汪俊親弟而居吏部是爲朋奸尚書趙鑑承毛紀風旨  
而欲下桂萼于獄是爲比黨倡率跪門高聲叫哭則禮  
部郎中余才吏部劉天民附和禮官妄排正論則吏部  
員外郎薛憲給事中鄭一朋之數臣者皆爲邪黨乞亟  
賜誅譴而復薦廖紀邵寶等以附公論聞者皆畏而惡  
之鄉人見其勢日盛度不能免盡發其奸狀入奏詞所  
連者百餘人給事中趙漢御史朱衣藍田等交章極論

其惡因以訴寃錄上聞洗亦疏辨謂因議大禮致羣奸側目詔遣刑部郎中葉應驄錦衣千戶李經往會廣東巡按熊蘭鞠問應驄以洗險佞爲衆所惡欲寘洗于法紹州知府唐昇意合遂下其事深劾凡訴寃所載及洗怨家陳懇一切證成之坐洗妻姦罪離異子柱毆殺人絞諸連逮死徒者甚衆是時洗懼爲應驄所囚因詣闕上疏自理應驄卽據昇獄詞覆奏併請當洗窩強盜分贓律上疑之命法司再問刑部郎中黃綰謂洗獄情無枉請如應驄擬論死詔特宥爲民併原其妻子大理寺卿湯沐等爭之言法者天下之公據洗情罪浚重詳

審無疑而陛下特出之令爲民是輕重殊科而法不信于天下也乞收成命必從原擬廢法律一而人心畏服刑部尚書趙鑑等給事中解一貫等亦連章論其非法俱報有旨已而杜夢署刑部沈復上疏言以議禮爲奸黨所誣御史藍田知縣宋元翰郎中葉應聰按察使張祐周宣知府唐昇相與羅織成獄而應聰宣復杖死其連坐者幾三十人充軍者十五人乞引例辨雪事下刑部桂夢遂爲沈言通盜無狀而其子殺人無屍非盡逮諸臣從公鞫問不得其情上以爲然詔錦衣衛悉逮前後問刑官葉應聰等并取干証人及始末文案至

京下三法司會九卿錦衣衛鞠科臣復言詞所及不下三四百人今詔弁逮捕必有無辜蒙害者請較其輕重非奸盜殺人証佐皆下所在撫按官勘報不必槩捕致擾地方從之七年五月刑部尚書胡世寧等以獄上得旨應聽元翰俱爲民洗冠帶閉住縮降二級遠方用藍田時已考黜上以其不知大體取謗書入奏致與大獄唐昇承望風旨鍛鍊成獄俱令巡按卽其家逮治以聞各御史隨勘上二人罪狀詔田爲民昇降二級遠方用未幾桂萼陞吏部尚書與詹事霍韜復爲洗訟冤言臣始被召適洗復命聞臣有疏卽公言贊助當道嫉之



遂陞僉事賴 聖明垂察特賜復職洸因盡力排衆正  
論得申然因此府怨遂陷禍機使助禮之臣與謀叛同  
罪今事雖暴白尚坐間住宜視故職量陞官以舒憤鬱  
從之萼輅方用事以此自彊衆不敢爭而洸田土事下  
撫按勘報又命其家人洪孫奏應驄酷刑枉死數多知  
府鄭漳顧遂承委不行勘報又令佀人翁典奏仇陳浩  
等重賂居鄉御史陳大器檢討蕭與成共囑漳遂使之  
偏斷詔以勘久未報顯有偏徇俱下法司叅看復行巡  
按具奏先在事者俱停俸久之御史李美奏死者皆有  
狀非應驄罪賄囑偏斷皆無事實 上曰洸鄉行不能

無過第獄情起于議禮朋比成寃數有詔勘各官推避掩飾固當重究緣歲久人衆姑從寬應驥首釀寃獄法當抵罪其謫戍極邊陳浩造罪深重加等謫戍漳遂大器與成及先御史邵蘭行各巡按逮問具奏

### 李鑑

嘉靖初年長沙豪民李鑑與父李華流劫村落拒捕殺巡檢馮琳琳子春震奏狀華坐死于獄鑑後以劫盜燒燬魯萬章家事覺當所奏上詔下所司跡逮知府宋卿捕鑑甚急時尚書席書方巡撫湖廣論劾宋卿內指李鑑罪爲卿故入上遣大臣往按還言卿所犯無實鑑

已捕獲罪不可原 上遂命逮鑑來京重治鑑至繫獄  
書爲鑑奏曰臣以議禮忤在朝諸臣故湖廣問刑官以  
臣所劾宋卿之罪悉爲文飾歸罪李鑑欲爲出宋卿地  
也乞勅法司會官覆勘以伸冤抑 上下其疏于法司  
而御史蘇恩大理評事杜鸞嘗訊其事乃各奏言鑑之  
罪至于殺官兵劫人財燒房屋可謂極矣昔衆證而獄  
成今親審而詞服原問官覆實定擬非有私也席書以  
宋卿之故輒爲奏辨且以議禮爲言夫大禮之議發于  
聖孝而書以一言當意動輒援以挾 陛下壓羣寮壞  
亂政體甚矣唯陛下深思亟將李鑑明正典刑於是刑

部覆奏請下湖廣撫按官再勘 上曰鑑事既席書代  
爲伸理必有寃抑不必再勘免死發戍遼東其後給事  
中陳臯謨又劾書不報

張福

嘉靖八年京師民張福訴其母爲里人張柱所殺東廠  
以聞下刑部坐柱死不服而福之姊與其隣皆証爲福  
自殺之也七月復命刑部郎中魏應召鞠之罪改坐福  
而東廠執奏語連法吏 上怒以應召擅出入人罪命  
三法司及錦衣衛逮問且覆按其事右都御史熊浹謂  
應召已得情議如初 上意決徇情曲護禘浹職下應

召與柱等皆拷訊侍郎許瓚以下皆惶恐待罪給事中  
陸粲言獄者天下之大命也一成而不可變故聖王慎  
之今張福之母之死自東廠錦衣衛訊則罪在張柱爲  
關殺人按自法司訊則罪在張福爲子殺母凌劇夫殺  
母大惡凌遲極刑 陛下疑而慎之是也然近從法司  
會審自福之親族隣里咸証逆狀而其姊痛憤發于至  
情決等既據此定獄猶未敢決請再會審蓋慎之至矣  
宜令拘集証佐隔別審問叅訂互相考驗則殺人之獄  
必有所歸而乃蒙嚴譴總憲大臣且不免其餘誰敢自  
保如今日會審侍郎許瓚則噤不發言少卿曾直諛辭

附和侍郎聞淵寺丞簡霄俱辭疾不出此無他人務自全也且東廠錦衣衛詔獄所寄兼有訪察之威人多畏憚一有所逮法司則常依案擬罪心知其寬不敢辦理而今敢與之爭者實恃 聖明在上能容臣子守法故也 陛下獨奈何詰責之淡哉風紀大臣議獄一不當意斥而去之若胥吏然無乃傷國體乎臣又恐法吏以淡爲戒無所匡正弘治時郎中丁哲辨樂工之獄 敬皇帝不以爲然因罷哲有小吏徐珪爲哲訟 敬皇帝輒召哲還並珪錄用之帝王之盛節如此臣願 陛下霽威嚴降溫 旨令贊等虚心研問則守法者無所顧

忌而刑罰清矣給事中劉希簡亦上疏曰獄情幽隱聽之實難今詔詞嚴切臣恐羣臣妄意風旨所當不實則羣臣之罪愈深夫部院廠衛俱爲一體秉公爲國則無異同願明勅在廷俾無疑忌勿主先人之說勿執一人之見務平其心以得其情庶幾罪人無誤人之寃而國是明大臣無觀望之過而國體重矣上大怒以會問未報粲等妄言俱下錦衣衛拷訊其後贊等竟如原擬以張柱抵死應召及訐証俱發邊遠充軍杖福之姊百浹以議大禮姑令革職閑住

張延齡之獄

嘉靖十二年二月逮建昌侯張延齡下詔獄論死革昌  
國公張鶴齡爵降南京錦衣衛指揮同知帶俸閑住鶴  
齡延齡者 昭聖皇太后弟也父繼封侯卒于鶴齡嗣  
弟延齡封建昌侯 武宗崩鶴齡迎 世宗于安陸私  
語左右欲得召見申 皇太后本意 上不應而心惡  
之道中數有恠夢墜馬傷臂鞭馭者至死 上聞大不  
懌普令在道死者予棺具所由以聞鶴齡頗亦悔懼每  
率諸大臣朝夕候拜仰瞻威容心悸歸謂其弟曰 新  
天子矚我時有怒色只爲一馬卒何介介至此延齡惜



初不爲意八年盡革外戚世爵二張在革中以皇太后尚存得免止襲一輩方鶴齡封公尚書胡世寧言名器當惜保全外家須限其制陛下天授戚臣奉迎道路奔走初非難事加以金帛亦足酬勞若曰定策有祖訓與先帝遺命在誰人敢居况公爵止以贈不以封不宜使外戚封公自陛下始上心是之以有前詔不欲改也考我朝孝慈馬皇后兵亂外家無存者父馬公追封徐王歲祀仁孝徐皇后中山王長女本元功無可加仁聖張皇后二弟半以軍功封此後孫周二戚雖封伯加侯贈公斤守禮法令終昭聖儼泰

陵時二張甚橫數入禁中內臣何文鼎素忠直二張塞  
窺御帷文鼎持大爪筆之幾死 泰陵無以罪也多奪  
民田廬請官寺舍豪奴姻親凌官府募獄囚金玉積如  
山不厭市肆壟斷在在皆是揚州府同知葉元嘗辱張  
僕人元至京羣僕入吏部撲元尚書馬文升護元得免  
言官時論劾不問至正德時待外家稍薄十年日者曹  
祖有子鼎爲延齡家奴祖 行其術頗有驗鼎嘗語同  
儕馬景等謂其父通六甲六丁神術能役使鬼丁景等  
初信之言于延齡出入關說後祖父子不相能景等亦  
厭祖譖逐之祖忿奏延齡與其子鼎及景等陰謀不軌

詔逮祖下刑部獄鼎等下錦衣衛獄景等下東廠獄有  
旨將會多官廷鞫祖仰藥死 上疑之提獄主事陳能  
巡風主事曹春皆得罪尚書張子麟奪俸 昭聖居間  
往來二張亦厚有所獻乃得解尚免朝參延齡尋囑天  
文生童昶爲草奏求進爵不允驕橫如故嘉靖初都督  
張銳太監谷大用等伏法沒產延齡擇便美者抑價買  
之爲山池臺榭僭侈踰制而是時 上以外藩世子入  
承大統母妃至通州未正尊稱閣臣固持之大不喜旣  
入宮 昭聖猶以故事倂見益不堪遂排群議尊爲  
聖母章聖皇太后而愠 昭聖殊甚怒無所發盡鍾之

一 張矣二年延齡以強占人地土爲給事中張原所糾  
自是稍稍斂戢鶴齡雖以定策功進爵然謙退自保絕  
不敢與邵蔣並亦無有疵摘之者延齡婢嘗竊金施僧  
事覺執僧與婢杖之死奴畜指揮司聰委之行錢聰負  
延齡五百金被索急遂謀於昶子至拾曹祖所奏事將  
許延齡至陰以奏草示延齡邀其賄延齡密遣人執聰  
發篋得奏牘榜聰死令聰子昇焚其屍乃折券優遇之  
昇噤不敢言然常忿詈至至恨甚遂拾聰前牘奏之事  
下刑部尚書聶賢逮延齡並請奴勘結言其擅買田宅  
及杖死司聰婢僧事皆有証其二云陰謀不軌無左驗延

齡係應議親臣請上裁 上怒曰夫謀逆者只論謀與不謀豈論成否賢等黨比欺罔令戴罪其曹祖服毒死想當時有主使容縱之者宜追論以聞賢等懼迺具獄謂司聽以絞死曹祖及鼎爲妖言與景等私相傳語謀不軌延齡逆謀雖無左証而僭侈克殘罪應論死其兄鶴齡居第相連坐視不諫責亦難辭前任尚書張子麟侍郎張論楊茂元郎中祝濬主事王言陳能曹春等皆宜追問奏上 上曰延齡犯在十惡宜從重典第告變人亡無從質証今但以多殺無辜僭恣不法之罪誅之鶴齡同惡相濟姑革其爵張子麟等逮赴京治罪賢奪

俸一年延齡具疏自明 上責其獄中擅奏通政司官  
皆奪俸已子麟等逮至俱革職爲民方獄急時在十三  
年七月將致族誅 昭聖計無所出乘 上生子欲過  
宮稱賀且求解 上辭者再乃止遂令內官口傳張延  
齡事將就罷 上怒錄其語示閣臣張字敬議處字敬  
力爲解且云殺人罪誠難恕然恐傷 皇伯母心叅之  
議親之條待以不死削爵殺其占據田宅悉入之官遠  
而編戍爲民皆可 上曰婦人以夫爲家 皇伯母上  
配 孝廟宜感恩發奸曰傷心是導之啓私庇必欲害  
國也朕欲保神器正法紀如欲不問亦自卿等行之乎

敬皇恐依部議票上 上卽欲論決時馮恩以星變上  
疏郭宗臯以奏疏忤旨皆繫獄將之次孚敬又力救宗  
臯杖四十釋爲民方獻夫亦力言不可且云何人導

陛下爲此失德事 上屢詰問孚敬對如初 上不悅

諭卿等愛重囚煩奏自古強臣令君一矣又以大禮爲  
言欲悔已以從廷和與此本要朕抗朕止知殺人必以  
殺報孚敬再引罪 上不得已停刑仍諭之但當承君  
之意勿曰某某之幸實非爲亂賊而屈刑焉又因孚敬  
乞休諭之曰卿求去或因大同事者又或以今日之事  
爲難處堅不欲法處延齡者曰爲 昭聖太后恐君上

失德此皆不足慮乎敬遜詞以謝時孚敬方堅欲討大  
同無效慚而引疾故 上云然已而南兵部主事劉世  
龍以南太廟災上封事一請杜諂諛以正風俗一請廣  
容納以開言路其一則言張延齡憑寵爲非罪固難貸  
然一旦置之重辟何以慰 孝宗昔日寵待之意安

昭聖皇太后垂老之情 上責其訕上庇逆械入京黜  
爲民始延齡之下獄也提獄主事沈椿以戚畹故不令  
入重獄置之別所後代者益寬假之聽其家人出入扶  
侍因通親知往來置酒譚諧爲樂至是主事羅虞臣有  
鄉人陳邦憲者亦坐死繫獄虞臣置之延齡所緝得甚



歡常爲延齡草奏而罪繫邊將卻永宋贊王祿亦與延齡燕飲祿因稱貸延齡八百金延齡嘗書聖學心法一幅題君道不明賞罰六字于其端十五年奸徒劉東山以他罪坐繫犢肆不受囚束虞臣咎之恨甚圖報遂摭奏延齡前事謂惡言譏謗賄結邊官爲外援招僭國仇爲內黨其妻崔氏動以宮闈藉口又自謂有先朝恩養終不至死且有賜田產業百餘所令子姪奴屬多通賄賂以希脫罪奏入下拷訊具狀 上謂延齡訕上法司非人類乃與死囚爲黨備查先今提獄官執送鎮撫司鞠之責尚書唐龍等欺公竊法戴罪聽處分提獄官主

事沈椿林允宗陳鉞周大禮王梅侯寧吳孟祺施雨胡  
永成劉曷沈寵茅宰朱懷幹朱冕賀思趙瀛舒纓及已  
陞郎中蔡克廉署員外郎林華高世彥改御史何其高  
調兵部主事何成改光祿寺丞葉泰司獄陳大川典吏  
張鎧及虞臣俱逮下獄其公差主事陳公陞徐伸陶廉  
趙維垣方舟考察不及主事張憲革職謝載給假主事  
鍾允謙丁憂主事諸室俱命各巡按執赴京師并訊又  
有劉琦者亦許奏延齡陰附權閣傳遞宮禁金幣暗結  
將官賂遺真人邵元節等事俱下詔獄二疏所株累凡  
百餘人錦衣衛訊上言東山琦所奏多誣罔下都察院

擬罪於是都御史王廷相等擬上延齡永贇等俱仍原  
擬繫獄椿等贖杖還職東山發配琦發遣邊衛得旨  
如擬延齡雖在繫其諸子宗儉宗說等席故貲富厚擅  
行都下諸奸人及家奴利其所有率危言恐嚇之索賄  
不遂則首諸官十六年冬有班明于雲鶴者上章告變  
構及中官戚里鶴齡自南京逃赴詔獄庾死明雲鶴以  
誣奏遣戍而言者猶接踵東山又自配所逃歸京師巡  
視東城御史陳讓檄兵馬錢珊捕獲之東山遂許奏延  
齡夫妻父子魘魅呪咀事皆實班明等奏不誣併讓珊  
構致之仍取張氏奴陳文紳奏詞一紙連封以進諸奸

猶龐永洪等和之詞述大學士張孚敬遂安伯陳鏞西  
寧侯宋良臣京山侯崔元太監麥福等所蔓引凡數十  
人章下錦衣衛訊鞫獨令鏞良臣赴訊奏請孚敬已致  
仕錦衣衛以爲言 上曰延齡事與孚敬無與勿問於  
是錦衣衛指揮使王佐力爲推鞫言東山等所奏皆無  
實不足聽法司唐龍王廷相屠僑等如佐言讞上因言  
延齡罪狀多端久留禁獄其子姪驕溢歛怨致奸克垂  
涎財物紛紛告訐動輒指斥乘輿干犯宮禁於國體實  
多所損乞將延齡早賜處決時 章聖方病 上徧禱  
祈福命釋鏞等照舊管事讓珊贖杖還職東山枷號發

成延齡仍禁銅候決宗儉宗說等調發南京盡沒所賜  
產今之戎政府卽其故第也東山荷較死二十年 昭  
聖皇太后崩二十五年張延齡死西市

夏言之獄

曾銑揚州府泰興縣人娶蘇氏

父綱得爲納  
叔指揮使

夏言江西

貴溪縣人先娶徐氏繼娶詹氏最後綱女夏不知何故  
婚于揚州或慕才色或因銑聯合或納爲妾寵任如嫡  
皆不可知言以議郊祀驟貴官禮部尚書加至少保請  
于上封蘇一品夫人銑以御史定遼變官大理寺丞  
嚴嵩亦江西人科第先十年詞林有文名方以南宗伯  
人京留較大典言性傲凌轢公卿嵩貪婪屢被劾深爲  
所鄙見其恭謹惴惴可憐反安之既入閣卽薦爲代  
上忽意移言被逐歸嵩遂入閣傾崔鑾削籍宴然首揆

用事未幾 上召言復歷嵩上言益以氣陵之多所不堪于世蕃侵盜事發長跪榻前得寢大恨益自匿乘間將逞志而言不悟也銑已總督陝西三邊二十五年七月虜入犯殺掠銑遣叅將李珍夜出塞劫營斬百十一級生擒一人虜遁去既有功謂西事可身任審問于言蘇綱徃來道達言甚喜謂可立蓋世功名結于 上銑乃先上修邊疏復言河套自受降三城內徙虜遂據套為穴出沒自由東西侵掠守禦煩勞三秦坐困故套虜不除則中國之禍未有量也臣審度機宜較量彼我當秋高馬肥弓矢勁利糾合醜類長驅深入彼聚而攻我

分而守此虜利而中國誦之時也及冬深水枯分帳散  
牧馬無宿藁日漸羸瘠比及春深賊勢益弱我則淬礪  
戈矛備具火器練兵抹馬乘便而出此中國利而虜誦  
之時也今之禦邊者不務乘虜之誦而用吾之利常使  
虜得因其利而制吾之所誦是以有敗而無勝爲今之  
計用練卒六萬人益以山東槍手二千多備矢石每當  
春夏之交携五十日餉水陸並進乘其無備直擣巢穴  
材官驟發礮火雷激則虜不能支歲歲爲之每出益厲  
虜勢必折將遯而出套之恐後矣俟其遠去然後因  
祖宗之故疆並河爲塞修築墩隄建置衛所處分戍卒



講求屯政以省全陝之轉輸壯中國之形勢此中興大烈也臣願 陛下斷自聖心亟定大計勅下所司預理財用益治軍實比及三年許臣如前議舉事先于來歲三四月間陰選武銳掩擊鄰近零虜以習我軍之技而倡其勇敢所謂兵戰而時動動則威矣夫臣方議修邊又議復套者蓋修築不過數十年計復套則振揚威武驅斥凶殘天險爲池臨河作障乃 國家萬年久遠之計唯 陛下裁之疏下兵部併議謂築邊復套兩俱不易二者相較復套尤難夫欲率數萬衆齎五十日糧深入險遠必爭之穴以驅數十年盤據之虜談何容易故

不若修牆濬塹爲計完而成功可期也第延綏一帶地勢延漫上雜沙礫民居隔遠最爲荒涼若欲以千五百餘里之地責成于三年之工恐未易集縱使能成亦難爲守宜仍行銳等會議畫一具奏 上曰虜據河套爲

中國患久矣連歲開陝橫被荼毒朕宵旰念之而邊臣無分主憂者今銳能倡逐虜復套之謀厥猷甚壯本兵乃久之始覆迄無定見何也其令銳更與諸邊臣悉心圖議務求長筭嗣上方畧先發銀二十萬兩予銳聽其修邊餉兵造器便宜調度支用備明年防禦計二十六  
年春虜屢遣使求通貢市宣大總督翁萬達聞于朝言

主銑議意甚銳，擬以黜虜罪惡深重，乃敢聽信詭言，輒  
騁游詞，代奏着嚴兵防禦，勿得執異阻撓。上方嚮言，  
亦不爲異也。三月虜以草青近塞，駐牧零騎往來侵掠。  
銑遣總兵王縉等選銳卒出戰，斬二十七級，生擒脫脫。  
虎餘斃于矢石者甚衆，獲馬牛駝及夷器千計。虜移帳  
漸北，間以輕騎入掠。銑復率諸軍擊之，虜遂遠徙。捷聞，  
陞銑俸一級，餘各加陞。賚又追錄前功，賞銀三十兩，紵  
絲二表，裏餘覈實。陞黜贈死事指揮崔桂官，賜祭。銑益  
造舟車，括鉛鐵，謀大舉出塞，人情恒擾。中外皆知其不  
可，翁萬達言之甚力，不從。徵甘肅莊浪魯經兵三千往。

蘭州應援都御史楊博總兵官以本鎮兵寡爲辭  
銑劾之驚罰祿半年博奪俸四月兵科都給事中齊魯  
等言宣大總督翁萬達與山西撫臣孫繼魯謀議不合  
至形奏許今秋深虜警羽檄旁午而鸞等與銑爭持不  
下請降旨嚴飭 上是之命兵部查叅尚書陳經等言  
鸞博已罰治乞通勅諸鎮自後總督官務虛心酌採勿  
執已見撫鎮官毋循默面從臨事奏瀆 上曰朝廷設  
立總督節制諸鎮撫正爲假以事權齊一軍令孫繼魯  
首肆沮撓鸞博效尤已各加譴未竟厥罪部議依違倒  
置不合事體不允行十一月銑陳邊務十八事曰恢復

河套曰修築邊垣曰選擇將材曰揀練將士曰買補馬  
廩曰進兵機宜曰轉運糧餉曰申明賞罰曰兼備舟車  
曰多積火器曰招降用間曰審度時勢曰防守河濱曰  
管田儲餉曰明職守曰息訟言曰寬文法曰處孳畜奏  
下兵部覆言銃經略甚詳但事體重大請下廷臣各疏  
所見命會衆協忠定策以聞已而銃復上營陣圖八曰  
立營總圖曰遇虜駐戰圖曰選鋒車戰圖曰騎兵逐戰  
圖曰步兵搏戰圖曰行營進攻圖曰變營長驅圖曰獲  
功收兵圖 上覽而嘉之銃復奏仇鸞沮撓軍機歷詆  
其科剋乖戾狀 上怒逮問言既王其說得意甚謂功

成在指期間作漁家傲一闋適所善吳晉至掀鬚示之  
索和有千金不買陳平計之句益諷之也夏大詬罵逐  
之不使復入而綱出入門下與巡倉御史艾朴通賄作  
奸爲衆所嫉嵩父子暗弄機械不知用何術轉移上  
意只候會議一上便大有處分言已入彀中矣二十七  
年正月部議復套事略曰虜據套爲患攘除宜急第錢  
糧兵馬非旬月可辦請先命大臣督餉量帶司屬赴時  
權買添設憲臣預處月糧俟有次第然後遣科道紀功  
欽遵行事其曾銑奏討山東搶手河南水夫及神機營  
火藥偏老甘肅各邊兵馬悉聽 聖斷裁定給發疏入

上諭閣臣曰套虜征逐為名不知出師果有名否兵果

有餘力食果有餘積預見成功可必否昨王三王三大同衛指

揮王鐸之子也嘗鼓衆殺主將避罪投虜酋長疑之約

必殺妻子示信遂歸鴆母及兩妻火其居為不返計酋

乃信用男數千帳統健卒為鄉導深入大為邊患懸賞

格擒者予千金陞五級世襲大同軍舍劉伏玘膽力頗

壯又屢與三善別父母請以死從事其母泣止之曰父

雖老吾有三子大者例當從死即死不負父母遂攜其

妻女就道至關口水地住以釀酒為業居將一年三果

來跨馬執戈弓矢在櫜從西小虜按轡問下問戍卒曰

誰在此戍卒以劉二應聞言甚喜令速趨會伏玘遂携

壺詣山下馬相見執伏玘手曰第何為在此伏玘曰貧

甚不能自給寄此醪酒意得升斗為活計不圖今日乃

見兄也涕淚交下三慰之曰弟無慮千金當贖若此恐

使弟凍落乎他日得志當以國卿第處爾伏玘欷泣酌

酒為壽三傾之不疑伏玘志定已久酒皆宿儲趙孽既

窮三覆數盞即覺微醺喜謂伏玘曰吾欲至爾旅舍少

休更伴爾不能為飲曲三固請以行至其舍勞苦備

至且請見伏玘妻與女問其三子伏玘曰留待吾父母  
三大呼伏玘妻曰二嫂取好酒來吾弟兄敘關懷以盡  
醉爲期因命小虜出數金遺之伏玘妻亦善應對  
數巨觥已伏玘與三對酌其妻出禮小虜日將夕三醉  
其四小虜亦醉甚偃臥舍中數試之不覺伏玘乃與原  
同約三卒馮龍賈昇張寶用大椎折其兩臂瞳目強視  
曰爾奈何擊于明日赤爾族振不能起縛入邊北路參  
將張鳳報以爲功奪去係天城奴按李天龍勸寶開  
上大悅下法司議罪凌刑傳首九邊如格賞伏玘千金  
官正千戶三卒各百金官百戶楊方洲名作縛虎篇美  
之

平未論功賞臣下有鞅心今欲行此大事一銑何足  
言祇恐百姓受無罪之殺此非他欺罔比與害幾家幾  
民之命不同我內居上處外事下情何知可否卿職任  
輔弼果真知真見當卽擬行之言等不敢決請 上斷  
上命以前諭刑印百餘道發兵部徧給與議諸臣令再



會疏以聞于是大學士嚴嵩疏曰套虜爲患久 祖宗時力豈不能取之而卒不果復者蓋有深意今兵力不逮 祖宗時遠甚且中外府藏殫竭一旦議出無名之師橫挑強虜誠有如 聖心所慮者臣聞曾銑所奏征討必用三年每年必用兵十二萬銀百五十萬兩銑又云此特大畧其臨時請給不在此數則師未興而經費已不支矣民何以堪銑以好大喜功之心爲窮兵黷武之舉在廷諸臣皆知其不可第有所畏不敢明言以致該部和同上奏幸賴 聖心遠覽特降明諭活全陝百萬生靈誠宗社無疆之福臣備員輔職如此舉措係國

家大計不能先事匡正至歷 聖慮同官夏言於他政  
效勞爲多臣獨毫無所補有負委任請從顯黜 上曰  
卿旣知未可何不力止夏言于銑疏初至時乃密疏稱  
人臣未有如銑之忠者朕已燭其私但知肆其所爲不  
顧國安危民生死惟徇所銑殘欲耳朕故一言未答以  
示不可之意後見卿等每擬誇許朕思夏言旣以爲可  
卿必謂朕知而主之未宜遽沮其謀昨部疏會奏果行  
之豈可與從故朕方言不可耳卿宜盡心供職不允辭  
時 上已大疑言懼不免因疏曰北虜久據河套擾我  
疆場臣愚竊以匈奴雖多不過漢一大縣况當國家全

盛之時 皇上中興之會薄示威武旋可成功故向於  
曾銑所奏不揆固陋妄有議擬第識本短淺慮欠周詳  
茲承 聖諭成功難必百姓無罪仰惟馭遠弘謀好生  
大德非臣愚昧能窺萬一然此事臣數與嵩議絕無異  
言今乃先臣具奏名雖自効意實專欲護臣自解所幸  
軍旅未興 聖諭先布否則臣將不知死所矣 上曰  
爾等朝廷倚之政本百爾日宜先以邦民爲心如何專  
徇私情強君脅衆昔密奏未允乃詐稱上意必行茲所  
奏又無引罪語部院叅看以聞於是嵩復疏辨銑疏初  
至臣誠心知其非而不敢止罪無可說臣與夏言同典

機務事無巨細理須商確而言驕橫自恣凡事專主不惟常務不獲與聞卽與兵復套事體極大自始至今亦並無一言諉及其諸疏揭所奏不過列署臣名昨奉

聖旨謂密奏稱人臣未有如銑之忠臣讀之愕然實不知也至于每擬誇許皆出言手言歛以此顯上意于

外而示親厚于銑故廷臣皆謂上意欲行無不恐懼

卽臣不知亦恐皇上別有論于言也昨蒙降兵部會疏于閣言獨留看三日後出一密奏袖中令臣一閱隨卽騰進並不以片言商確可否且自去歲以來臣與言同在直所言任已自便一切機務忌臣干預每于夜分

票本間以一二送臣看而已臣誠自知具員不宜復覲  
顏在列乞罷疏入得旨嚴嵩不能先事收正朕已思宥  
之矣正當感恩盡忠何復奏擾所辭不允是時上意  
且不測而嵩攻言甚力言懼乃復上書自明且求去曰  
臣與嵩並受眷知誓同圖報而不知其心之獨異於臣  
也臣每次入閣入直必遣人邀嵩再三多不肯至卽至  
亦漫無可否是嵩故爲推避以諉罪於臣而謂臣不使  
干與將誰欺也復套覆議嵩謂臣獨留三日出奏稿袖  
中令其一閱隨卽騰進夫奏稿出諸袖中臣之過于謹  
密也會看然後騰進臣與之商確可否也使稿不自收

而委之他人騰寫已成而後與之會看此則可以責臣  
而無辭矣嵩明知其故乃以此罪臣至謂臣每擬誇許  
故欲以此顯 上意於外而示親厚於銑夫擬議雖自  
臣下一經 御覽卽係 聖斷非臣下所敢輕與者况  
征戰之事成敗難測衆方爲銑危懼而以爲示親厚豈  
理也哉嵩以奇禍中臣必欲置之死地臣不足惜其如  
國體何臣不能復與並列乞賜骸骨歸田里疏入詔部  
院并叅看已兵部尚書王以旂復會廷臣議上復套事  
宜言虜兵強據險爲中圖計但當練兵積粟來則禦之  
不宜與之較曲直爭尺寸宜令銑嚴督各鎮蓄兵養威

加意防禦前議出師蒐套一應事宜悉停止果虜侵犯則須督率將士大張撻伐無得推避誤事其鎮所請延緩積欠月糧三鎮原額騎征馬匹宜爲給發至于所奏招降用間二事非獨可行之復套宜勅九邊一體舉行以覘敵情渙虜黨上曰套虜非新近事先朝但防守耳銃無故輕狂倡議雖本俞旨然既下諸臣集議自當爲國爲民深思實慮明以入告如何忍心一旦敗事將何揀者其奪與議官祿俸一月兵部侍郎及該司官一年銃令錦衣衛械繫至京問王以旅旅令兼右僉都丞往代銃盡忠督理以贖前罪此安危大計科道官

何寂無一言錦衣悉逮至廷杖之各罰俸四月餘事宜  
戶兵三部速再議以聞已吏部尚書聞淵等左都御史  
屠僑等叅夏言輕信狂言輒爲贊奏事惟任意跡涉強  
君及奉自陳復無引罪語揆諸禮法俱違唯 聖明裁  
其進退 上曰爾等奉旨議奏猶謂跡涉此非媚卽畏  
是何臣體姑不究夏言割奪餘官以尚書致仕嵩父子  
計旣得行代爲鸞疏自理且劾銑謀國不忠御軍無法  
虜入延安殺擄數萬定邊營境外覆前哨指揮鄭霄等  
軍及各路殺傷官軍鹵掠牛馬又不下萬計俱匿不聞  
剋取軍錢鉅萬密遣子曾淳託其親蘇綱行賄當塗以



故事久不發銑自知罪重倡議復套希冀大功欲以自解嫉臣議異百計攻臣臣目擊陝右兵役繁興怨聲載道竊恐變生不測不敢避姦臣之怨以誤國家遂下淳錦衣循遣給事中申价錦衣千戶李永往勘銑隱匿科索諸事情尋六科齊舉等疏劾銑罪詔以黨奸避事無一預言舉降二級調外餘罰俸三月鞠上銑獄謂銑交結夏言令其子淳先後持金數萬托言妻父蘇綱致之言所明謀爲奸妄議復套前後掩覆失事冒報功獲捷具如仇鸞所訐上曰曾銑妄議開邊隱匿喪敗殃虐百姓欺蔽朕躬罪在不宥法司會擬銑罪律無正條宜

比守邊將帥失陷城寨者斬。上曰：銑情罪異常，有旨重擬。乃稱律無正條，固可置不問乎？仍擬所犯正律議擬。聞于是法司請當銑交結近侍官員律，詔可。乃斬銑于市。妻子流二千里。言已行至丹陽間，之自投于車曰：噫！死矣！四月十一日，緹騎果至逮下鎮撫司拷訊。法司擬罪言上疏曰：臣之罪繫起自讐家，恐一旦卒然死于斧鉞之下，不復能自明。今一見天日，瀝血上前，卽死不恨。往者曾銑倡議復套仇鸞，未嘗執以爲非。旣而上意欲罷兵，勅諭未行而鸞疏已至此，明係在京大臣僞撰藉鸞口以陷臣。中間搆摭臣妻父蘇綱與銑交關往

來狀皆重文巧甚非無證據今 天成在上讐口在旁  
臣不自言復誰爲臣言者 上方怒不省旣而刑部尚  
書喻茂堅左都御史屠僑大理寺卿朱廷立等議言罪  
當死但直侍多年効有勞勩據律宜在議能議貴之條  
且詞未引伏或有別情非臣等所敢輕擬 上謂言辯  
疏已報寢不當議覆奪茂堅等俸讓之曰爾等任曰執  
法豈不知恩威當自上出乃敢借意朋護朕視言爲腹  
心言則視君爲何方銑疏上時卽密奏強君朕何嘗一  
言論答敢動稱有密諭主行及事敗止令致仕又不知  
引罪故作怨語曰前去因不奉戴香巾爲朝廷計非以

身家是人臣禮歟彼正以西內二三日直候不得見蘇  
綱爲辭爾等又爲言直侍內苑堅恣朋護之私是何法  
理其更依律定擬以聞于是竟坐言與銑交通律斬妻  
子流二千里時中外惕息道路以目不敢發一言蘇氏  
疏請代 上曰蘇亦流人安得代言猶望未減 上亦  
遲疑會京師地震應在大臣嵩復密囑宣府以虜倣聞  
謂虜衆數萬自鎮安雲州等處入寇將逼居庸 上諭  
兵部行鎮撫官翁萬達等多方捍禦并遣聽征叅將王  
佐許策等往援諭工部速發火器又諭成國公朱希忠  
等曰邇聞邊警及地異之應未必不因套妄之致况銑

雖狹辜醜虜或以茲報復不無也各當徇國忘家毋惑  
邪狂逞憤兼示內外提督坐營官各飭備以待十月二  
日癸卯斬言西市言方逮家人奔迸獨一老叟侍行甚  
謹訊之則旬容知縣徐九思之僕徐鄉同年素簡伉不  
見禮者又前以邊事下同鄉平陽太守聶豹于獄言入  
獄衆憚嵩且阿其意音問不通竟一土塊爲枕不可得  
豹獨左右之旣縛赴市無它言惟曰速速刃下大雨如  
注監刑主事俞乾平湖人驚而仆地移時乃甦姻禮部  
尚書費家竟以忤卒家同郡人卽文憲宏之弟與言甚  
厚薄嚴嵩且侵之案爲上所吞幾入相嵩從中力阻

言旣不免來自無完理幸得善終蒙卹典蓋揣上意不能格惟見之于謚曰文通寀非尚通者故以此抑之費氏通籍者甚多從此無一人在朝慄慄者十餘年比嵩敗乃安枕復有仕者言無子一妾有娠蘇氏逐出遇難後收之生子貌酷肖未幾殤其門人詭稱別有子藏它所非實說終不行隆慶初復官與祭葬賜謚文愍建祠廣信城外甚壯石鐫御劄數十列兩傍衆謂非體宜別建亭供奉亦未能行偕副使配享初旣旣

得罪部下諸將李珍田世威郭震皆逮入珍雄勇尤用事以戰功起徒中爲游擊旣逮羅織謂珍減軍餉萬餘

送銃子至京饋遺被拷掠備極慘毒幾死卒不肯承蓋  
恐以賊累及銃子也人皆義之法司阿嵩意竟論死侵  
盜銀繫親屬監追田世威郭震滿戍

王聯

河間人王聯以陽武知縣考察開任聯性克險淫暴居鄉以武斷稱且歐辱其父良良告之御史閻鄰論死久之聯之黨迫良息詞保候愈肆猖獗殺人數多事發仍論死繫獄百方求脫不得以是憾其先後御史胡植馮璋張洽等遣人人京奏訴屢寢刺知上喜告訐謀設奇動宸聽爲脫罪地有年矣方任陽武時屬駕幸承天巡撫胡纘宗委聯供行殿役不辦怒笞之隨御史陶欽夔以賊罪劾罷以是亦恨二人乃撫纘宗迎駕詩有穆天八駿空飛電湘竹英皇淚不磨之句爲引虞周不



祥事陰肆詛謗且言屬之刊布聯不奉令遂假手欽葵  
劫之鄰植等慮聯以續宗詩聞乃相率爲羅織抵之重  
辟其詞多誕設凡意所不悅咸搆人之若都御史劉隅  
叅將朱鴻漸前知府項喬買應春推官蔣珊知縣郭咸  
休田甸高儒給事中鮑道明苑馬少卿袁准等無慮百  
十人令其子朝策于二十八年冬至日詐充常朝官闌  
入闕門于班中聲寃奏之 上覽疏大怒趣命錦衣衛  
分差官較械繫續宗等至京下三法司會訊聯詞悉誣  
指無據續宗詩全章皆頌盛德語非詛謗乃獻上之聯  
仍坐原殺人罪朝策詐假朝官當斬續宗等悉赦勿治

明年四月癸亥疏入 上不悅曰王聯孔門之徒何不  
忠不孝至是纘宗令人刑詩財力非民出而何卽此細  
微百姓之深虧重累可知姑俱依擬且疏內欽夔一人  
稱曰俱任何耶于是刑部尚書劉訥等具疏引罪 上  
曰爾等迷于回護之堅不以朕覽爲重纘宗詩旣曰稱  
頌何又有淚不磨語疏寫亦不經心是人臣禮與禮部  
都察院叅看以聞是時 上意且不測大學士嚴嵩爲  
之申釋 聖怒少解及部院疏入手批曰劉訥等急於  
市恩全不以職任執法爲事稱頌之體豈是如此訥熱  
爲民三法司堂上官各奪俸半年該司官逮鎮撫司拷

訊績宗錦衣衛杖四十爲民輔臣嵩對制平獄可嘉令  
兼文大學士俸嵩疏辭免許之仍封掌道教事禮部尚  
書陶仲文爲恭誠伯以禱雨濟旱力贊平獄功也給事  
中張秉壺言 皇上慮先民瘼躬薦德馨休徵之應良  
不偶然仲文安得貪天功爲己力於是仲文疏辭 上  
曰卿祝釐保國禱祈雨暘霖累效職若鉤獄非卿事也  
果專恭盡誠玄修雖數爵亦未克酬今以平獄謝似非  
宜者且允辭待奉勅另行